

抗戰戲劇

民族戰

向培良編

中華圖書公司印行

1939

NO	02031
第1号	0117
25年	12

向培良編

抗 戲

戰 劇

民

族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印行

自序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在我和我的部隊出發之前三日，重新把改編的「民族戰」一劇仔細校閱一次。距初在湖南爲力報發表時已經三閱月。形式也與當時的不同，由五幕七場改爲完全的五幕劇了。

這個劇本是從德詩人席勒（Schiller）的「威廉退爾」一劇改編的。但內容已大加變更。原劇爲五幕十五場，現改爲單純的五幕。所要表現的中心主意也與原劇不同。因爲要適合我們的國家，而且我們的時代也與席勒不同。席勒爲一代偉人，劇壇上輝耀的巨星。這種點竄，誠然是十分唐突。但是此刻我們正須運用一切力量。則在力不足以創作的時候，則仰藉餘輝，欲從這天才的悲憫者的作品裡借一點熱

情，以爲鼓勵同胞之資，或者是可以容許的罷。

最初計畫改編，是去年十一月的事。那時候我正在國立戲劇學校，預備出發作巡迴公演。效胥來幫我的忙，當時想在出發歸來，作一次大的公演，找不着恰當的劇本，才想到改編。當時我和效胥商定了改編此劇的大意。中途效胥犧牲了到南嶽山頂的機會，躲在一個小旅館寫裡好了分幕的大綱。不幸一到長沙，劇核急於西遷，我不願西去，脫離學校，效胥也走開了，寫定劇本便延誤下來。今年一月，效胥下鄉去了，有一天忽然給我寄來一包郵件，裏面却是改編的五幕「民族戰」。

這個劇本，雖說是合編，但效胥卻費了很大的力。我只參加若干意見，寫了一小部份，修改幾處而已；沒有三分之一的工程。假如這個劇本還有可以保存的價值，確是大部份由於效胥的努力，和他的聰睿處理手法的。

我不懂德文，效胥也不懂。我們改編是根據兩種中譯本：馬君武譯，中華書局版，項子和譯，開明書局版。馬譯本我見得很早，和「夜未央」「不平鳴」等同爲

我最早聽見的劇本。全劇雖說是改編的，但與通常的改編劇不同。它是略為依據原來的故事，許多地方，都非復本來面目了。（最近復見另改劇本，與族萬歲）是依據原來的結構的，只故事人物略改，我想不妨兩存，因為後者的方法是絕不相同的。

改編的第一幕是由原劇第一幕之一二三場組合的，而以第三場為主。第二幕則以原劇之第一幕第四場為主，而參合些別的部份。第三幕則聯綴原劇第五幕中場與第三幕二場，第四幕二場。第四幕則為原劇第二幕二場，在山嶺會合商議發難，並以此幕為全劇的頂點。第五幕為原劇第五幕二場，但改變甚多，很難看出原來的痕跡了。原劇其他各場，則被略去。其中退爾射蘋果，為最流行的傳說，以及山嶺間射死總督的場面，都因與現時情形不合，未能利用。這樣看來，可見我們是如何對原作了。假如仍為藝術品是整一而不可分，則可知此作去藝術是如荷竄遠。米邁繼種作品，在抗戰時期是一種需要，在我們是一種習作，則庶幾或可得到些許原

但最重要的改變，還不在形式上。中心情緒，也有很多的變更，席勒在文學史上，是緊接着狂飆突起時代的。在政治史上，則正當拿破崙之際，普魯士受到威脅，舉國一致發憤圖強。當時形式略約和我國相似。不過當時德國，已經走上復興的路，文學上更是巨人輩起，領導全歐的時候。所以他們是歡欣鼓舞的意味多，而沒有我們這種痛切悲憤。席勒寫古代的自由的故事，而我們卻不能不寫眼前所看見的淚與血，砲和火光，以及父老兄弟姊妹的流亡與死喪。我們是處在火和血的時代中，這就是改編時不能不大加變動的主要原因了。

不在戲劇發展史上，席勒是屬於現代劇前期的。他雖承繼莎士比亞的系統，而與法國的古典主義不同，但就形式上說，他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就其中心情緒，其所欲表現的精神來說，席勒卻是應該屬於古典主義的，尤其是他處理題材的態度。所以這位寫了「奧里昂的女郎」，「華倫斯旦」，「威廉退爾」的巨人，以其輝煌的

熱情激蕩百世，但就戲劇的形態而論，則他還是愛好故事的本身，過於由故事所發表的
示的思想和他種一切古典主義者一樣以形式的完滿爲第一義。威廉退爾之被採取，
主要地是因爲那個故事足以涵容熱情，一種莊嚴的，沉着而又燦爛的，異乎浪漫主
義之奔放無羈的熱情，退爾射獵菓的場面，以及他站在山峽，向總督復仇的場面，亦
正是典型的古典主義的組織。瑞士之得救，由於暴土被刺，新皇登基，亦與我們這
時候的思想不同。

但席勒究竟不是一個可以完全限制於古典主義的。因爲他有太多的同情於本國的
的熱烈心腸，太多的對於民族的關懷。「威廉退爾」這裏面已經沒有陰森森的古
板面孔，而充滿着純真的人性，這個劇本之所以十分感動人，其故即由於此。席勒以
以爲是就一個古典主義者的身份而言，席勒是，與其說是希望未來，無寧說是在
懷過去，是在開掘伯斯山岩集會的他們，爭取自由，却說，「我們不是締結新盟，
是過去時代的，是締結新盟。」他們一切以古代的舊約爲根據，要恢復其所固有的。

6
此其一。在中古時代，農民們依附貴族。此劇雖以農民獵夫爲主，但貴族的領導權

還是表現很明白，阿廷好曾貴人及其姪隱然有左右一切的地位；此其二。威廉退爾的傳說，在瑞士爲主要的傳說之一。但劇本故事的進展，卻無須依賴着他；此其三。

• 瑞士之得救，終非農民血戰之力，而是由於一個英雄的武勇，和一種命運的巧合。此其四。

以上四點，是我們改編中蓄意更動的。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其生命在於膠漆。故於古代的追懷，可以不必十分注意。抗戰之際，力量在於全體民衆，而農民大羣，尤其是抗戰的基礎力量。故改編中，對於知識份子的何國柱，沒有給以很多地位；代替英雄威廉退爾的丁圖，也消失了原來的重要，不再成爲全劇的重心。總不過是羣衆之一。實在說來，這個劇本並無真正的主角，有之，就是那些不辭做奴隸的大衆，願意以血肉供犧牲，爲民族爭自由的人們而已。

目前抗戰的劇本也很多，不過大規模的長劇還比較少。寫劇本是需要較長時期

的工作；在這時期，執筆者多半轉徙流離，無暇多思，就是這一事件，全民族的抗戰，也太壓迫我們，還不易觀其全面。少數抗戰劇，類皆流於「敵人肆虐——漢奸作倭——大家覺悟——打死漢奸」的公式。在這期間，改編的工作，也未嘗不可濟一時的空乏。筆者久想創作，類試無成。現在正組織劇隊，萬里長征，事務既多，抒寫自少。恰好效胥又和我共同工作。百忙中他抽出時間來，把這劇本再寫定一次。這實在是一太大胆的嘗試，結果如何，殊未敢定。但願改編結果，不至完全點金成鐵，而尙略能保存原劇精采，尤其是略能保存原劇爲民族爭自由的熱情，則我們的願望，也算達到了。

培良於武昌清真寺

民族戰

五幕抗戰劇

時間：九一八以後。

地點：東三省交界處。

人物：陳 郡 綠里村村長，四十多歲。

史得彪 綠里村青年農人。

郭艾貞 陳郡的妻子，四十歲。

胡二保 溪口村青年農人。

丁 圖 綠里村人，勇敢冒險的獵戶，三十歲。

劉紀章 王家堡人，五十多歲，丁圖的岳父。

丁圖妻 二十七歲。

萬邦傑 下林村的青年農人。

何建祖 七十幾歲，溪口村人，前清時作過貴官。

何國柱 他的姪兒，二十八歲。

吳如友 下林村人，四十五歲。

周子成 下林村人，三十歲。

李子和 下林村人，二十九歲。

雷澄 緣里村前任村長，五十九歲。

張四爺 緣里村人，四十歲。

曾濟世 緣里村人，三十二歲。

羅長慶 王家堡人，三十八歲。

金鈴 朝鮮籍，富家女，二十五歲，何國柱的情人。

其他工人，農民，侍役，監工員，及老少男女若干人。

第一幕

是洮南縣通吉林與黑龍江的一條要道，舞台上是一片廣場；後方有一條小河，從左側曲曲折折地繞到陳郡的屋前，又流到遠方的湖裏，陳郡的屋子，觀眾只看到一個角。舞台右方在建造一件大工事，開幕後時刻聽到工作的聲音，充滿了警戒和恐怖，尤其是苦力們的吁嘆聲，像一羣冤鬼似的，含著許多憤怒與抑鬱，混和著陰沉沉的天氣，更顯得悲慘。

小河邊站著兩個人在細談著什麼，觀眾一句也聽不到。右邊的是一個青年，左邊的年紀似乎大一點，青年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只有時點著頭。

工作處開始有人說話了。

監工聲：你們這樣偷懶，到底幾時完工？

工甲聲：……我們自己建造堡壘防守自己……



監工聲：你說什麼？你。

老工聲：我再也不能動了。

監工聲：打起精神！老頭子。

工乙聲：這老頭空身步行，還不方便，叫他如何能做這種苦工！

監工聲：你少管閒事！（隔一會，對其他的人解釋似的。）我也是有我的職責。

工乙聲：……奴隸的職責！漢奸。

監工聲：混蛋！閉嘴。

（許多掩飾的笑聲，隨即一陣毆打喧嚷的聲音，一會兒平靜了；接著就只有
啾啾聲和搬運重物的聲音。）

（站在河邊的那兩個人，年紀大的叫做陳那，他是此地的村長，四十多歲，
不高不矮的一個結實的男兒。那個青年叫做史得彪，他是本村的農夫。這時
他們走到前面來了，觀眾可以聽到他們的談話了。）

史得彪：村長，你看得順眼嗎？

陳 郡：這年頭不順眼的事多著哩！

史：是，多著啦！可就算了嗎？

陳：又怎麼樣？

史：（忽然）我說，村長，你決定了沒有？

陳：什麼？

史：幹，大夥兒幹。

陳：怎麼幹法？

史：你領頭。

陳：我領頭？

史：唔，你領頭不是再好沒有了嗎！

史：怎麼樣？

陳：不過……

史：你的意思是說不容易嗎？當然不容易。可是，你想，這比伸著頸項挨鬼子一刀，比全家大大小小都做奴隸，要來得痛快吧！總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吧！並且，這兒全東北的人民一條心，力量是很大的。只要做得好，還怕不成功嗎？

陳：可是，你只看到一面……

史：全東北的人民，所受鬼子的痛苦，已經是够多的了。我可以說，每個人早就想著要起來幹了。現在正是時候，正好趁機會領導大家一塊兒殺鬼子。

陳：我想，我們怎麼做得呢！而且我也有我的顧慮……

史：哦！鬼子的武力雖然利害，可是我們大家一條心，從小的方面發動，送到各處都發動起來，力量就自然大了。再說，你是因為做了鬼子們派的村長，怕大家不相信你嗎？不會的。你平日對人很坦白，人家自然不把你當沒好看。這又算什麼

可顧慮的？

陳：可是，你也想到那戰爭是殘忍的嗎。

史：許許多多殘忍的事情，鬼子全做出來了。他們做的事，比戰爭殘忍到十倍百倍；不流血，怎麼能夠洗掉這血海冤仇！

陳：好吧！你把你的意思，全說出來吧！

史：那末，好。你想，這兒全東北的有心人並不算少，你可以與這班人商量發動自衛的戰爭。溪口的何建祖，他是一個年高德碩的君子人，雖然在滿清時代做過官，可他也愛祖國，愛民族的，難道他沒有高明的意見嗎？我們事情只要做得機密一點兒，就不會失敗的。現在是看每個人肯幹不肯幹，有沒有決心幹的問題。

陳：哦哦……

史：幹義勇軍就是我們的生路。只有大家起來和鬼子拚，才能活命。

陳：我不是不知道這些天道理。我是想究竟怎麼拚法？

史：哦？陳村長，你是決定了嗎？那末，好了。譬如說，我們綠里村的人民起來把這堡壘折掉，每個人都武裝起來，那就是我們的力量，鬼子來，我們就宰。這樣幹去，一直幹到鬼子在這兒不能安生，全部趕出中國以後為止。

陳：好吧！你不要太興奮了吧！（指右邊）當心漢奸。

史：怕什麼？到時候就先宰了這班東西。

（右邊工作處起了一陣騷動，他們同時吃了一驚。）

監工聲：（大聲地）不要偷懶！好好的做工。

史：他奶奶熊！

陳：（玩笑似的對史）有種的就硬出頭，別背後罵人。

史：別開玩笑了。看吧！有一天，要這奴才死在我的手裏。不早了，我這去跟別的人談談，您仔細的再想想，不要放棄了這神聖的義務。陳村長！

（史得彪向工作處那邊走過去，留下陳那一個人在這廣場上；他聽了聲響，

後笨坐在地上，眼望着天空，沉思着。他的妻子郭艾貞由屋前走來，她是一個結實的中年婦人，身體相當高大，說話時溫柔中具有男性風度。）

郭艾貞：你一個人坐在這兒發什麼呆？剛才走了的不是史得彪嗎？

陳：哦哦！

郭：你們在這兒談話，我怕來打攪了，沒敢出來。好像他有什麼心事，是那麼氣憤憤，怎麼老這麼不高興？

陳：你知道什麼！（立起）

郭：我當然不知道什麼。可是你得告訴我呀！真的，這些日子我默默地觀察你，你總是愁容滿面的。你究竟有什麼事難過呀？

陳：（一字一字地）我說你不知道什麼！

郭：我一定要知道你心裏的痛苦。你有什麼憂愁，我得替你分担，請你直說吧！

陳：你要我說什麼好呢？

郭：你有什麼不舒膠的呢？自己的田地，自己的房屋，這不好過日子嗎？比起他們（指那邊作工的人）來，真是天上下了。

陳：不錯。你說得一點都不錯！只是這房屋，這田地，怕不能長久歸我們所有了。

郭：怎麼嘍？

陳：我常常也是這麼想的：自己有田地，有房屋，正好舒舒服服的過日子，還用得著憂愁嗎？可是，有一天，鬼子顧問官忽然從鎮東縣來。他騎着馬，就在這兒停著，他望了望我說：這種房子是誰的？他問的時候，我知道一定懷了惡意，因為他明明知道是我的住宅呀，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說：「長官，這雖然是我的私有，可是長官如果……」他沒有等我說完，眼睛又溜一溜我說：你倒舒舒服服住這種好房子，哼！我可是在外面辛苦，總有一天叫你們知道，說著便策動馬走了。剩下我一個人呆在這兒……

郭：可惡的鬼子，我要宰了你們，（忽謹慎的對陳）紹君，你能相信我這句話嗎？

鬼子之所以怨恨你，甚至要沒收你的住宅，你知道爲什麼嗎？因爲你在綠里村於鬼子是一個大障礙，可以影響全縣的人民；這兒又是通縣城的要口，因此，他們不能讓你在這兒發生力量；他們知道你面子上服從，實際上你恨透了他們。

陳：我早就知道了的。

郭：他們防備你，防備你不能忠心。現在因爲他們正要進攻整個的中國，他們人數有限，不够支配，所以才留了你；不然，老早就取消了你這什麼村長了。

陳：唉！要是他們取消了這職務倒好。

郭：這話怎麼講？

陳：因爲我被逼著做村長，替鬼子當走狗；可是同胞們却罵我是漢奸。好幾回我想辭，可是鬼子們會讓我隨便放手嗎？

郭：那有什麼法子？那除非你不顧一切的和鬼子拚，才可以得到同胞們的了解。

陳：可是，好好的生活能不使我留戀嗎？

郭：這美好的生活，又能够長久的留戀嗎？紹君，你想錯了，你不要貪戀目前美滿的生活，應該設法和一般有志之士想辦法，起來跟鬼子拼命。譬如說，在東三省的農村中，做村長的中國人總不算少吧！難道一個個都沒有心肝？甘心替日本人當走狗，使中國人永遠罵他們是奴隸嗎？我想，除了漢奸，沒有一個中國人甘心當奴隸，做亡國奴的。你可以找機會向全村的人民表白你的心事，與大家聯合起來，組織義勇軍，跟鬼子們打，趕他們出去。

陳：勇敢的志士，我在東三省認識的不少。而且有好些負責衆望的人物，也與我有交情。

郭：那就更好了。我雖是女流，可很知道，苟且儉安不是好的辦法。何況鬼子不讓我們苟且儉安呢？

陳：可是，這是怎樣危險的事！我老早想過了，只不敢說呵，可是你今天，好大的膽，給我說出來了。你也想到那兇惡的戰爭是殘忍的嗎？也曾想到幹義勇軍，過

的是什麼日子嗎？真一旦在這村子裏發生了戰爭，老小的同胞，可更要受殘殺了。六年來人民受過多少的痛苦，如果這一下子對抗起來，那結果我真不敢想像了。……

郭：與其明裏暗裏，直接間接，零零碎碎的受苦痛，到不如爽爽快快來一次大大的流血。紹君，你說對嗎？死了就死了，反正中國人是死不完的。而且……我不相信這不是民族的一條出路。

陳：（仍然感嘆地）世上最可怕的事，莫過於戰爭。它會使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呵。

郭：又不是我們去尋求戰爭，可是敵人打到這屋裏來了，我們不能不起來抵抗。

陳：我這所房子，最適於住家，又是你最喜歡的。那戰爭……那種不可想像的災禍，眼見得可以把這裏會燒成一片焦土啦！

郭：雖然我是極捨不得我這份財產。不過與其讓鬼子沒收去，不如我親自放一把火

陳：（仍感嘆着）人道呵！戰爭就不講人道的。即令對於搖籃中的小孩，它也不憐惜的。

郭：紹君，你不要感傷，你不要難過。我知道你心裏痛苦，但是你要把眼光放寬大些；一直朝民族的前途着想。

陳：剛才史得彪在這兒和我談了半天，他也極力慫恿我起來幹，而且他說，要幹，似乎很可能。

郭：是嗎！幹就幹，而且幹到底。什麼家，什麼田地房子，一概都不要顧及。因為不自由，就不如死。

陳：我們男子漢，倒可以與鬼子拚一個你死我活。可是你們女人……

郭：你說我們女人沒有用嗎？哼！你不要小視女人，幹起來恐怕男人還趕不上呢！我要是這樣活着，就寧肯死去。我也要和你們一塊兒去幹的。

陳：（忽然興奮地）真的！那好極了。哎，你真——（緊握着她的手）就這樣吧！我準定去和鬼子拚個死活。在王家堡我有一個好朋友劉紀章，他是一條好漢，我準去和他商量商量。你呢！現在不要走開，也許還要和我去跑一個地方——就是溪口村何老先生家裏。現在，我可以稍微料理一下，就趁今晚動身。還有……

郭：你這一出去，就可以發動爲民族爭自由的戰爭……

（他們正要走了，工作處忽一陣吆喝，走來一個傳令者和兩個侍役，持一鏡框與一木架，跟在後面的有築壘的工人及羣衆男女老頭小孩等若干人。侍役將木架擺好，另一個將鏡框置於其上，這時坐在近邊的觀客才看見鏡框裏是什麼。原來是一張報紙，紙上印有一鬼子像。）

傳令人：奉大日本皇帝的意旨，大家靜聽。

（都表示不願意聽）

工甲：（止住大家）聽一聽，到底是回甚麼事。

幾個民衆：我們不聽他的。（起了一陣騷動）

傳令人：唔——（大家又靜下來）東北的人民，都來看看，這是秩父宮的御容。現在把它放在這兒，來往的人須對這像脫帽行敬禮。因為這是與秩父宮本人有同樣的尊嚴，對像片行禮，就是表示服從大日本的意思。所以看一看你們究竟尊不尊敬大日本？如果有不遵守的，財產沒收，還要把他監禁起來。

（觀衆起了一陣騷動，傳令人和侍役走了又回過頭來瞪了一眼卽下。）

工甲：鬼子的花樣越出越新，要我們對一張報紙上的像片行禮，這不是開玩笑嗎？

民甲：要我們對一張紙行禮——

民丙：做了亡國奴，還有什麼可說的。

民乙：你混蛋。（並不一定是罵他的）你做亡國奴，我可不願意。

民丙：不願意？可是你已經做了嗎？

民乙：誰說我是亡國奴？你這漢奸。

民丙：你可不能罵我是漢奸，我不是漢奸。

民乙：你不是漢奸？幹嗎罵我是亡國奴？我來揍你。

衆：揍！揍！揍！

（幾乎打起來，丁國仁從人叢中擠過去，扯住了要打的人。他短裝，三十來歲，看上去是個武士的樣子。手持獵槍及其他行獵的零件，他是一個獵者。）

丁國：別吵！別吵。都是中國人，都不是亡國奴。你們想，中國人誰願意做亡國奴？

（他的態度 and 聲音鎮住了這擾動）

三四人：對。中國人誰都不願意做亡國奴。

民丙：你看這小子混蛋不混蛋！開口就罵人是漢奸。

17
民乙：你才真混蛋。

民丙：（對衆）我原是說，我們的家鄉已經落在日本人的手裏這麼些年，不就等於亡

了國嗎？我又並沒有罵他是亡國奴，幹嗎開口就罵我是漢奸！

丁圖：那不就對了。

民丁：揍！揍！揍！

丁圖：（衝出去）誰？先生。（眼睛直釘着民丁）

民丁：揍漢奸。

丁圖：那一個是漢奸？你在那兒看見漢奸？

（民丁愕然，大家一笑，有的走開了。民甲走上來和丁圖說話。）

民甲：丁老二，你那兒來？

丁圖：捉了一隻山豬，回來碰上這玩意兒，就隨着來了。

民甲：丁老二，你說，這樣下去，不簡直叫我們無路可走嗎？

老人：（叫住民甲）炳文，少說廢話。

民甲：這有什麼關係！難道這兒真有漢奸嗎？

（他說完，望望衆人，各人也你望望，我望望，壓場一刻，陳那夫婦從背後背走了出來。）

陳：豈有此理，真越來越不對勁兒了。

民甲：陳村長，你也看不順眼嗎？

老人：（急出聲）你少胡說，好不好？（並以眼示意）

另一老人：真無法無天，一天不如一天。

老人：王老……我說還沒有什麼可說的吧！我們還是回去吧！（邀另一老人走）

陳：（對民甲）你說我是村長，就看得慣這種無法無天的事？你錯了！……喂喂！請你不要走開。（一老人與丁圖本來是走了的，此時再回過頭來。）丁老二，你是察來知道我的啦！我究竟……

19.
丁圖：（搶說）我知道你，陳村長，你是好人。（說完又預備走）

陳：（扯住）不。你現在到那兒去？別這樣急好不好！

丁圖：我要回去。

陳：我有很多的話想跟你說。而且趁著今天都在這兒……

丁圖：什麼？

陳：比如說，今天這種事，我生平是第一次見過。

民丙：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呀！

陳：我曉得大家對我還有不了解的地方，因為我是村長，所以就把我當作（望一望周園）漢奸。其實嗎！丁老二是最知道我的。要他說，我做的事有一件對不住大家嗎？我的心裏實在痛苦極了。我知道——鬼子要我當走狗，替他們作事。諸位背地里罵我是漢奸，是鬼子的奴隸。我不知道嗎？我只是因為有這個苦衷，沒法兒向大家表白。（興奮起來）我是中國人！我是東北人，東北人做了五六年亡國奴，我和諸位都嘗過這味兒的。我們就甘心俯順嗎？諸位，能相信我嗎？

民甲：陳村長的話是對的。我相信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良心的。那怕他是漢……（小心地）奸，他終有一天會醒覺的。

老人：老大，你的閒話怎麼這麼多呀！

民甲：爸爸，請您放心。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和自己的同胞談話，都不可以嗎？難道我們受了氣受了害，說都不能說嗎？

老人：可是你不知道……（以手指右邊工作處）

老工人：不錯。說話也得當心。

民甲：雖然是不錯，可是我們老是害怕，就別想活着了。

陳：我剛才的話還沒有說完呢！我老早想了一想，只要大家相信我不是漢奸，那末，今天我就得和大家商量一件事。

民甲：我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保證大家也是相信你的。

（一部份羣衆正高興的大呼：「我相信」「中國人不做奴隸」「你不是漢奸」「

陳村長不是漢奸」等，給監工的大聲打斷了。）

監工聲：（粗暴地）你們還不趕快來做工？要找死嗎？

（有幾個工人趕緊跑開了，這裡的人起一陣擾動。）

監工聲：小舅子，就是你搗鬼。你敢偷懶不作工？（接着就有毆打聲，呼痛聲，一會兒又平靜了）

民甲：（瘋狂地）什麼世界！這是什麼世界！

老人：你一定要找死，是不是？

陳：（他在這紛亂中，和丁圖談了一些話。）丁老二，你的意思怎麼樣？

丁圖：我嗎！山是高的，水是深的，我有我的世界。別的人……不能夠齊心的，還是忍着點兒吧！

民甲：（並不一定是發氣）誰說的？

丁圖：不忍着又怎麼辦？跟我到山上去嗎？在那兒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郭：（這時才加入談話，因以前她和另一女人在一旁談話去了。）不。無論怎樣這是

不對的。別說這樣做不對，就這樣想也是不應該的。

民甲：我請教你，究竟忍耐到那一天？

丁圖：那……

郭：（接上）那要我們都死完了，是不是？丁大爺，你們年青的勇男子漢，這裏沒有志氣，沒有勇敢的精神。我們女人才不哩！

丁圖：（淡淡然，敷衍地。）我想……不論怎麼樣，鬼子統治不了中國……

陳：我們不能就待著呀！

民甲：我們必須反抗。

丁圖：可是事情不能看得這麼容易呀！

郭：丁大爺，先前許多人說你是一個好漢，一個有志氣的人。今日我才知道你原來

是一個只顧自己……一個怕死的人。（乾笑）

丁圖：我不是怕死的人。我不知道死是一回什麼事。深山的野獸，我看得跟狗子一樣。無論什麼樣的風浪，我敢駕着船走過去。這村子里還有誰趕得上我？可是我高興一個人駕着船兒玩，不願意別人替我撐舵。

郭：誰都承認你是最勇敢的獵人，最好的船夫。可是你——不知道怎麼樣幫助嗎。

丁圖（激怒了）：只要是一個值得我幫助的——這兒每個人都可以替我證明……

郭：那麼你為什麼眼看着同胞們受鬼子們的壓迫——

（他的話給胡二保打斷了。他是一個下林村的年青小伙子，氣喘呼呼地跑上來，顯出精疲力竭的樣子。大家都注意這個新來者。）

胡二保：那一位救救我！前面是河，我沒有路可逃了。那一位渡我到河那邊去？

陳：怎麼啦？誰在追你？

胡二保：鬼子就要追上來了。

民甲：喂喂，你說吧！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胡：請趕快渡我到湖那邊去吧！我要是被捉了，就會立刻死在他們的手裏了。

陳：這時候誰能夠渡你到湖那邊去呢？這麼大的風浪，這麼大的水，船是有的，可是不等走到中間，就會給大浪打沉。再不然就會捲到漩渦裏，永遠不會起來了。

胡：我只好在這兒等死嗎？沒有一個好手肯救救我嗎？

陳：你看波浪多麼高！人力怎麼支持得住？（指民甲）他是常常駕船的，你問問他看。

民甲：我沒有這種本領，今天是括的靜江風，沒有一條船敢在水面上走。除非有一個人，除非他願意——

胡：那麼請你趕快領我去求求他。

丁圖：（走近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要是天不絕人——

胡：我，我殺了人啦。

陳：殺了人！誰？你殺了誰？

胡：鬼子。他媽的，鬼子特務員。

丁圖：是那個特務員，小個子？

胡：是的。我給他一斧子——

衆：爲什麼？

胡：青天白日他想強姦我的妻子……

衆：哦！

胡：我正在砍柴，我妻子跑來說：「一個鬼子到了家裏。」他剛一進門，就叫我妻子給他預備洗澡，要我妻子服伺他洗。她說她知道事情不對，就把那傢伙捉住，偷偷地跑出來了。我真是氣昏了，叫我的妻子從那邊跑開，我一個人帶着斧子回去。在家門口，看見一部機器腳踏車停在那兒。我跑了進去，就把那傢伙一斧子砍在澡盆子裏……

民甲：好極了。我們就用斧子，也可以把鬼子殺走。

胡：他們已經知道，隨後追上我了。

丁圖：好吧！我來試試看。

民甲：我那兒有一條船。

丁圖：風縱然大，浪縱然高，可是總沒有東洋鬼子那麼殘暴。就算死在水裏吧！也

比死在日本鬼的手裏好。

胡：總有一天我希望能够報答你——

丁圖：走吧。（他兩人向建築堡壘的反對方向走去，丁圖又回過頭來。）村長，要是

我沒有死在水裏，以後有什麼事，通知我一聲好啦。（兩人同下）

郭：（望着他們走去）這是一個血性男子！

民甲：只要每一個有血性的男子都拿起斧子來——

郭：（對衆）你們都有一個家，你們都有妻兒子女，你們就睜着眼睛讓鬼子來殺人，

來奸淫，來擄掠放火嗎？

（大家沉默，但都握拳怒目，一種暴風雨之前的沉默。）

陳：朋友們，我實在忍不住了。請你們相信我，我的意思是……（低聲）幹。

衆：（同聲）幹！

（右邊一陣吆喝，這裡的人大家都跑去了。）

聲：摔死了沒有？

聲：從上面摔下來的。

聲：誰？

聲：那老頭兒嗎？

聲：一個石匠。

（舞台中央僅剩了陳那夫婦，其餘的人都擠在右邊去了。）

陳：摔死了一個石匠。

郭：晤！你今天不能去了吧！

（右邊又一陣騷動，有喊打聲，有喊捉住聲，有喊打死這漢奸替石匠報仇聲，陳郡夫婦呆在那兒，舞台燈光轉暗。）

——幕——

第二幕

劉紀章家裏，吉林省乾安縣鄉下，地名王家堡。

舞台後面有一個大窗，窗下有土炕，窗右邊是一張通外面的門，右牆有着方桌，靠牆，室中的白泥火爐沒有着火。另外在左邊有一門通到內室。

主人劉紀章，一個五十歲的人了。他身體健康，受過相當的教育，從前在縣政府一類的機關做過公務員，也曾經在「地方上」盡過義務。自從日本鬼子佔了東北之後，從此就老呆在家裏。雖然表面上做了「順民」，可是心裏却充滿着愛祖國的情緒，一旦有了機會，他決計要起來了。

他憂鬱地坐着，默默地吸着煙。他的女兒，丁國的妻子，在收拾一個小包裏。

劉紀章：你打算此刻就回去嗎？

女：（鄙丁圖妻）我趕回去看了丁圖到家沒有，他出門的時候，本說是你這兒來的。

劉：不太晚一點嗎？

女：沒有關係。這幾十里地，只要牲口不太壞，我准在老鴉歸巢的時候趕到家的。

劉：那末，你就騎我的花白驢子回去吧。可是丁圖一兩天不回來，不也是很平常的

事嗎？

女：他出門的時候，說過到你這兒來的。他平常說過到什麼地方，總是有準兒的。

近來我從擔心他！

劉：擔心他在山上打獵嗎？丁圖是附近一百里地內外最好的獵人，沒有什麼可担心的了。況且打獵並不是一件太危險的職業呀！比猛獸更兇的人，比懸岩絕壁更險的地方都靠着呢。我不知道，此刻只有在深山裏面到是我們最安全的地方。

31
33
女：他到山上去的時候，我非常擔心。我怕他在深山裡迷失了路，怕猴子給追急了的時候會回過頭來咬他一口，怕他在絕壁上會滑一跤。可是他不到山上去的時候

我更擔心。

劉：爲什麼呢，孩子？

女：他近來常常跟一些人商量事情……

劉：商量打日本鬼子？

女：日本鬼子頂恨他啦。胡二保把鬼子的特務員殺了，逃到綠里村，那時候風暴起來了，沒有人敢駕船在江面上走，是丁圖把他渡過去的，脫掉日本鬼子的手。他爲別人冒那種不顧生死的險，好像他並沒有家似的，這件事日本鬼子雖然還不知道，可是在那種大風暴裏敢於駕船的，除了丁圖沒有第二個人，久後他們總會知道的？

劉：胡二保的事我知道了。在那時候每一個有血性的人都會忍不住的。

女：還有一次，就是前不久兒，他在石仙嶼打獵，那兒的路只走得過一個人，他劈面遇到日本顧問官和知元磨，那個傢伙跟隨的人都沒有來。他看見丁圖肩着獵槍

，臉都給駭白啦。丁圖好意領他回到原路，替他找到跟隨的人，可是我知道他決不會放過丁圖的。

劉：孩子，我告訴你，沒有什麼可担心的。這六年來，刀把子拿在人家的手裏，隨時都可以要我們死。可是總有一天——

女：您也跟那些人商量這種事嗎？

劉：沒有一個人不在商量這種事。到了那一天，老人，小孩子，婦女，都要起來打日本鬼子，大家拚命——

女：好吧！爸爸，我去把你那匹驢子套上。

（丁圖妻下，稍間，一個強健的青年農人進來，雖然沮喪，但顯然，抑制著憤怒的火。他名叫萬邦杰。）

劉：怎麼樣？

萬邦杰：沒有消息。

劉：村子裡都沒有聽見說什麼嗎？

萬：我爸爸那裏還是沒有音信。我不能再忍耐了。我究竟犯了什麼法？這樣躲躲藏藏的，總不是事呀。（嘆氣）我那牛！就是爲了我那條耕牛——

劉：你不必急，邦杰，在我這里不是跟在家里一樣嗎？我說呀！你的性子也太急了。這類的事不是跟鬼拚性命的時候。你幸好沒有給他們碰上！

萬：劉伯伯，那個時候，我想就是石頭也會生氣的。你知道我們村子裏就是我家的牛養得最肥。鬼子要把它拉走，你想我怎麼不傷心！他們想吃牛肉，就不管我們的耕種了？你想他怎麼對我說的？他說：「你們支那狗要吃飯，就得兩隻手爬到地上自己去拉犁。」……我那牲口給他從犁上拉下來的時候，好像知道似的，叫個不住。後來簡直用角去觸鬼子了。我那時候橫了心，等他剛一轉身，我就給那傢伙一鋤頭，讓他自己爬到泥裏面去。

劉：唔！

萬：我丟了鋤就一口氣跑到這兒來了。（計算著）五天了，我父親那裏沒有一點消息。他平常又與鬼日們有些不合，這一回準糟透了——（突然）我現在要回去。劉伯父，我一定要回去看看。

劉：你不能就這麼回去的。你一定得忍耐——等我們得了確實的消息，今天明天那方面總有人來的。那時候再——（聽）你進去，躲起來。（細聽）像是有人來了。我就擔心漢奸和走狗，這班鬼子少不了他們。有人來叩門了，你進去避一避。

萬：（在門口）如果是漢奸，我就先幹掉他！

劉：（急止之）你進去。（萬入內室）可憐的人！我怎麼能對他明說我所預料的凶兆呢！（向外）誰呀？請進來。

（門開，進來的是陳郡，出門旅行的裝束。）

劉：哦！陳村長，你好呀？怎麼有工夫到這兒來？公事嗎？

陳：（握手）來看老朋友，找我們當年的日子，找民族國家的自由。

劉：你總是這麼高興，愛說笑話。老朋友來了，我也真高興極了，今天定在我這兒住下，喂，我問你，你到我們王家堡來，看見什麼嗎？

陳：我到看見一件大工事，建築也很好。唉！

劉：唔？朋友，爲什麼你一下子就看見了呢？

陳：這種工事在你們這兒，在下林村，在我那兒——在東北無論甚麼地方，不都在建築嗎？他們想把這些碉堡造成一座頂大的牢房，把所有的義勇軍都關起來——

劉：（淡淡地）以後呢——

陳：再把別的人也關起來，把你和我——

劉：好極了。老朋友，趁著你和我還沒有給關上的時候，我們來喝一杯吧！我的女兒今天來了，給我帶來了兩瓶好酒。

陳：酒，慢一點兒再喝，你的姑娘來了，她還不知道了圍的消息嗎？

劉：了圍昨天出外，說是到這兒來，可是沒有到，我女兒知道這件事，急得什麼似

的，馬上就要趕回去。

陳：她知道了嗎？

劉：她就是不知道丁圖到什麼地方去了。

陳：那末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嗎？你先把壞消息告訴她，你先得想法子安慰她

劉：丁圖的壞消息——死了嗎？

陳：沒有死，可是跟我也差不多了。

劉：人反正有一天是要死的。尤其是這種世界，死真算不了一回事。請你把知道的情形告訴我。

陳：是這樣的：昨天中午，他帶着彈弓，打我們那兒經過。就在我屋子前面不遠——那條大路上，鬼子攔了一個木架，上面有一張舊報紙，紙上印着日本鬼子皇太子的像，鬼子命令每一個經過的人，都得向報紙敬禮。

劉：這是鬼子們想方設計來虐待我們！

陳：別的人都繞道走了，只有你的女婿昂然經過，沒有敬禮。看守的人要逮捕他，我正在調解，恰好和知元麼來了——

（丁妻已經出來，她先在門邊立了一會，這時候才走過來。他們先沒有注意到她。）

女：丁圖給抓去了嗎？

陳：我已經派人跟着打聽消息去了。

劉：你先別忙，聽陳村長把話說完吧。

陳：恰好和知來了，帶着二十幾個衛隊，他一眼看見丁圖，那種得意的刻毒的笑容，真比他們的槍還可怕，我極力調解，還有同和知一道來的那個朝鮮女人，名叫金鈴的，也向他講好話。可是丁圖像一個丈夫似的，並不屈服。和知說他侮辱皇室的尊嚴，就把他捆走了。其實是因為他是我們村子裡最勇敢的男子——

女：此刻丁圖給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陳：昨天帶到縣裏去了，聽說還要解到底下去。

女：爸爸，我現在就要走了。

劉：你到那裏去？此刻回家嗎？

女：我找他去。沒有丁圖在的那個屋子我不要進去。你們說丁圖是個勇敢的人，可

是他專在一些不相干的事上面表示他的勇敢。我就跟他不同。在丁圖沒有出來的

時候，我也不會回來的。

劉：那末你今天是不是在姨父那兒住？

女：是的。你的驢子我已經備好了。

劉：好吧，我明天也來。

女：爸爸暫時不要去罷。我要你幫忙的時候，再來找你。（下）

陳：這時候到縣裡去？你爲什麼不攔阻她？

劉：我的女兒，我沒有法子改變她那堅決的意志。這條路她常走的，路刻到縣裏還不算太晚。想不到我這麼大年紀，還要看見這種悲慘的事！

陳：這類的事到處都是的，前天我們那兒摔死了一個石匠。還有胡二保的事，要不是丁圖救他，早也給鬼子殺死了。凡是有鬼子在的地方，都是暗無天日的。這幾天內，下林村也發生一件慘事，只要有血性的人聽了，都會怒氣填胸。

劉：是怎麼一回事？請你詳細告訴我。

陳：在下林村不是住了一位萬同嗎？

劉：怎麼樣？他跟我老朋友。

陳：他的聲望在鄉黨之間是很好的了。

劉：誰不知道他。他怎麼樣？

陳：鬼子想吃牛肉，硬將他的耕牛從犁上帶走了，那時候，他兒子正在耕田，你說那裏能耐得住，他還不是就截了那傢伙一鋤頭。

劉：（極緊張地注意）後來怎麼樣！萬同呢？

陳：他兒子跑了。鬼子要萬同當場交出他的兒子，萬同當天發誓說不知道兒子逃到

那裏去了。可是鬼子不管這些，就用殘忍的刑罰拷打他——

劉：（跳起，欲引到另一邊去。）噢……：請不必往下說了。

陳：（更高聲）鬼子對他說：「如果找不到你兒子，就要你——」過了一天，鬼子叫人把他放在地上，用鋼針將他一對眼睛，給挖出來了。

劉：（喚叫）噢呀！

（萬邦杰從房裡跑出來）

萬：（悲痛地，瘋狂地）挖出來了——請你詳細告訴我。

陳：（驚問劉紀章）這少年是誰？

萬：（聲音發抖）挖掉了！（急問陳）後來呢？

41
劉：（向一邊嘆氣）可憐！

陳：（問劉）這是誰？

劉：（向他做手勢）就是他的兒子。

萬：（振作起來）我應該去了。——我也愛挖掉仇人的眼睛。報仇阿！報仇。（無力地倒在椅子裡）

力地倒在椅子裡）

劉：（安慰他）不要這麼興奮，要能忍耐，才算得一個男子漢。

萬：因為我的罪，因為我的過失……父親瞎了眼！——完全失明了嗎？

陳：瞎了。永遠看不見太陽的光明了！

萬：永遠不……永遠不能再看見了……

劉：瞎了眼睛！天哪！在這種世界，瞎了眼睛怎麼過日子呢！我的朋友，就永遠看不見什麼了。

不見什麼了。

萬：（幾乎瘋狂地，含淚地。）我到留下了一雙明亮的眼睛，可是他就不見了……

……我盲目的父親，我要是不能給你報仇！那我就不是你的兒子了。

陳：哦！你忍耐點，我還有話說。你想，他們就這樣算了嗎？

萬：（失神地）哦！還像什麼？

陳：他們把他刺瞎以後，就僅僅給他一根手杖。傢具房屋什麼的，一概沒收了。讓
他一個人瞎茫茫地在下林村摸索著，討飯。

萬：一切都搶去了！強盜，野獸，惡鬼！比什麼都兇。（發狂似的叫喊）我真是一個
懦弱的人，只願自己安全，害了他受這種苦痛。我有罪……（忽然）我不能再讓它
加重，現在，我要流血，我要報仇。我得去。無論怎樣我要從鬼子那裏搶回我父
親的眼睛。（說完欲走）

劉：（急止之）邦杰，少胡說。你怎麼去對付他？你一個人的力量，怎麼拚得過鬼
子？

萬：不管他怎麼厲害，我也要拚一拚的。我至少可以帶一二十個少年一塊兒去的
……我也要刺穿他的眼睛。萬一沒有人肯同我去，我就一個人也還是要去的。（

發牢騷似的）大家只貪求目前的安全，大家只顧害怕，大家甘心做奴隸——嘿，日本鬼子馬上就要欺侮到每一個人的頭上的。

陳：（對劉紀章）讓他說吧！他心裏有了痛苦，不說說是過不得的。

萬：有什麼可怕的？我們為什麼不自己起來？狼子給追急了就掉過頭來咬人，我那条牛還曾用角去觸鬼子呢！我們為什麼不能自己保衛自己？

劉：你說為什麼不能自己保衛自己嗎？就是不齊心，要是大家一齊起來，準可以把鬼子趕出中國去。

陳：老朋友，我正是爲這個來找你的。現在大家既然都這麼興奮，我們不妨詳細的談一談。我相信王家堡一起，下林村，綠里村馬上便響應的。

萬：我在下林村有很多同志，人人都肯冒險；集合起來，就是一個很大的力量，我的年紀還青，在鄉黨之間，當然沒有信仰；可是不要因爲這樣，就小看我了。老實說，我痛苦極了！我一刻也不能忍耐了。你二位都是有兒女的，熱心看着自

己的子女永世作奴隸嗎？你假釋，能担保不跟我父親一樣受痛苦嗎？

陳：（對劉）老朋友，你決定了沒有？像他這樣有決心的人已經很多了，只要集合起來，力量就不少了。

劉：我這麼年紀了，還怕死嗎？祇要把這塊土地上洗乾淨了，我死也值得。可是這一件大事，就能馬馬虎虎嗎？我想——要看看何建祖老太爺有什麼意思沒有？

陳：對，我也想到這一層了。因為他的聲望，可以為我們號召同志。

萬：誰？你們說那個老混蛋何什麼的？我反對跟他商量。在這山林中，無論誰都不及劉老伯容易號召同志，何必要那些財主們呢？并且這種有價值的舉動，我想誰都是贊成的。假如東北要都是我們這樣的人，老早把鬼子趕出去了。

陳：那個財主不比別人，他的心肝可是頂好的。

劉：不過他有一個姪兒，是不是也會和他一樣，這就要看啦！

萬：我記起來了，是不是那個叫何國什麼的？

劉：何園柱，何老太爺的侄子。

萬：那個人呀！尤其可恨。一向來他就看不起我們農人的。有一天，地帶著一個朝鮮女人在打虎崗打獵，那種神氣十足的樣子，真够討厭的了。後來我還聽見他說什麼和知元磨呢！恐怕他還是一個漢奸……

劉：不會的。你不知道，他愛上了那個朝鮮女子，同時呢！那女子跟和知元磨也有相當關係的。

陳：不錯，你女婿那天被抓去的時候，那朝鮮女子金鈴也幫着向和知求情呢！

萬：好吧！不管他吧！這些事與我們不相干。

劉：你不知道，那女子很有錢呀！

萬：她有錢干我們甚麼事？

劉：呢，你別急呀！（對陳）他侄子聽不聽他的指揮？就得考慮呀！

陳：你的顧慮是對的。

劉：假如說：何老太爺雖有心想幹，他侄子要貪戀富貴，不主張這計劃呢？或者因為他迷戀那朝鮮女子，而不肯作這種事呢？

萬：我看不要多討論這件事了。

劉：話不是這樣說的。何建祖已經快八十歲的人了，又病着。如果要起事，他有什么辦法？不過借他的名字號召罷了。這些年來，他家裏的事完全是他侄子代理的，這樣一來，那朝鮮女子跟他的事，自然於我們的舉動有關係。

陳：我想——倒是於我們很方便的：因為朝鮮人受過的苦，不比我們少。我們把計劃說出來，說不定那女子還可以加入我們一道幹。

萬：我看別找這個麻煩。受苦是我們受，打仗要我們打，報仇的事不能靠別人，那些關人們都只知道顧自己的身家。

劉：可是有許多困難，不能不預先籌算，譬如說，何建祖可以號召同志，那我們就必得找他商量；而且他有錢，在我們工作方面，也是不能少錢的。可是他家裏的

事都是他侄子管理，所以又得看他侄子的情形怎麼樣？因為他侄子有一個情人是朝鮮的，所以又得看那朝鮮女子怎麼樣？這些地方，你能說不顧慮嗎？……不過那朝鮮女子的財產，大部分是在中國。

陳：唔！就這樣吧！我們還是得與何老先生商量商量，看著情形再說。

劉：是。應該去請教他，他的見識廣，辦法多，人民對他的信仰都很好，我們，不能把他丟開不理。

萬：事情既然決定了，那末，就動手。

劉：我先在王家堡發動；老朋友，你最好還是回綠里村，召集同志。可是誰往下林村？

萬：請派我去。我去比較有辦法。

劉：可是你回去——并未脫離危險。

萬：請讓我去，我熟悉各地的僻道和所有的山路，下林村有血性的男兒都與我認識。

。我們三村的人民，武裝起來，首先發動；然後再集合全東北三千萬人民跟鬼子算清這筆血債！我要用一百個鬼子的腦袋來賠償我父親的眼睛。

陳：就讓他去。由這裏回下林，可以走小路，回去以後，馬上召集同志，鼓吹起來。

萬：我們如何傳遞消息，防備奸人的注意呢？

陳：我們可以在清溪舖集合，那裡我派一個人去駐守。

劉：那末，就這樣：我們先同到溪口見見何建祖，然後……

陳：不，我一個人先去，我還約了我的女人一道兒同到他家去的。你們兩位最好明

天再去，那時候我也許在那兒等你們。

劉：那末也好，各人就馬上做鼓吹同志的工作，二十五日晚間，大夥兒到清溪舖山上集合，因為那是我們三村交界的地點，表示我們的團結。要做得秘密，要在深夜，到時候我們可以公開計議。

陳：好，二十五那晚上，我們會有很多同志集合起來，發動爲民族自由的戰爭，到了那一天，我們要高舉起火把，讓天都燒紅。我們要向日本鬼子收回六年以來我們同胞們所流的血。我們要替萬同胞報仇，替前天摔死的石匠報仇，替丁圖報仇，替每一個慘死在日本鬼子手裏的同胞報仇！

萬：到了打仗的那一天，我要一個人跑在前面。（伸出雙手）我這一雙手很年輕，可是非常強健。

陳：（走過來握住他的手）打倒日本鬼子正要這樣強健的手臂，我們大家聯合起來，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他們緊緊地握着手，情不自禁地高呼者。）

衆：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第三幕

溪口村何建祖家裏。是一間會客室，傢具相堂的精緻，可是古式一點。正後方有一張通外甬道的門，門是常常關起來的。靠門有一張寫字台，是橫擺着的；寫字台上方是一個窗，從窗子裏望出去，可以看見一個甬道，及通花園的門。舞台左面轉角處有一個火爐，老年人怕冷，爐裡常常生着火。左面有一圓門通裡面，裡面過道的側邊，大概就是主人的臥室；他家人的住房，也許都在這裡。舞台右邊放一張八仙桌子。一張靠椅常常是放在八仙桌子的旁邊。室主人很喜歡坐在這張椅子上。

何建祖，一個七十歲以上的老人，瘦瘦地。高高地，一嘴白鬚，眼睛十分靈活，從他的眸子裏，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思想精明，能幹，有毅力，不怕事的老頭。可是他老了，他想得到，做不到了。他在滿清時代做過大官，家裏因之

有好些財產，可是他并不因此而像一般滿清時代做過官的人一樣。他也不是守財奴，他也不與鬼子妥協，他不甘心做鬼子的奴隸。

他病了，時常有點乾咳，開幕後，他坐在那張靠椅上看着一本什麼書。

陳郡夫婦由通外甬道的門走了近來。

何建祖：陳村長，怎麼樣囉？（一邊招呼着他們坐）

陳：老太爺！他沒有具體答覆，看樣子他很堅決。

建：這不是一次兩次了，前些日子真不知道有多少，尤其是一般純樸的農人向他請教，他不是淡淡的答覆他們，就是硬回絕了。

郭：老太爺！我真不懂少爺們爲什麼把大事看成小事，小事倒看得挺重要的？

建：唔！就是這麼一回事吧！（變了一種聲音）我老了，我病着，我沒有什麼希望了。

郭：老太爺，您快別說這樣的話。

建：不是嗎？我的希冀就是不作鬼子的奴隸，我完了，可是這幾根老骨頭不能埋在自由的土地上，我真不甘心！

陳：我看大先生也許會轉念頭的。昨天我聽說那個叫金鈴的已經從朝鮮動身來了。看她來了以後，也許大先生不會堅持到那兒去的。老太爺，您想想看是不是？

建：誰知道呢？誰知道她來了又是怎麼樣呢？真瘋了，爲了一個女子——

（他剛說到這兒，他的侄子何國柱由右旁門入，他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青年，身體魁武，大少爺氣習中帶點剛毅的性格，因爲他是好打獵的，戎裝，有點像中古時代的武士風味。）

建：聽下人說你收拾好了行裝，預備走嗎？

何國柱：伯父，您有什麼吩咐嗎？

建：你真的要到朝鮮去嗎？

何：是的。伯父，我已經說過了。而且不能再遲了。

建：不能再遲了，你究竟爲了什麼？你也不替我打算打算嗎？

陳：（見國柱進來時，他兩夫婦在一邊說着話，此時才加入來談話。）真的，大爺，你也該替老太爺想想，他這麼大歲數了——

郭：（也加入談話）并且老太爺有病——

何：陳村長，你們的意思我知道了。我的話昨天晚上不是說明白了嗎？用不著多說了。

陳：好吧！（對何建祖）老太爺，現在我們出去一會兒，一會兒再跟您細談。（他們下）

建：你真的不替我打算嗎？

何：我看您不需要我。我在家裏幾乎等於一個客。

建：幾乎等於一個客？我以爲你到朝鮮去，那才是一個客。

何：爲什麼？

建：你還得要問我「爲什麼」？麼？你想想家鄉對於你，那一點不好？我對於你那一點有錯？爲什麼一定要離棄家鄉，住到異族人的土地上去？這個家不就是你一個人的嗎？財產還不也是你一個的？你忍心遠離你年老多病的伯父，而找一個人的快樂去？

何：可是……我無論如何不能不去。

建：鬼子越鬧越不像話了。老百姓眼看着再也活不下去，你就不爲這事打算取消你到朝鮮去的念頭嗎？

何：正因爲這，所以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建：胡說，胆小怕事的儒夫，祇願逃亡，祇求苟且偷安！你說，打「九一八」以後究竟逃走了多少？那些沒法兒逃走的，又該怎麼樣？

何：……可是……那——

建：逃了逃了逃到那兒去？全中國快要完了，難道說每個中國人都逃到朝鮮去嗎？

都逃到外國去嗎？

何：我並不是逃亡，我有我的意志。

建：中國人已經被欺侮得無路可走了。除了漢奸，走狗，他們可以暫時安全——其實他們也要同歸於盡的，中國人不全起來跟鬼子拚，還有第二條路可走嗎？你

說。

何：伯父，您不必發氣，請問您國家究竟爲什麼會遭這種難的？

建：你一個讀書明理的人，還用得問嗎？

何：我的看法是——

建：你的意思呢？你說說看。

何：我說，國家其所以遭受這種難，都是自取的。

建：嘿，不能因爲是自取的，就不想法兒救濟呀？何況你這願見解，我並不以爲然。

何：話我還沒有說完呢：因為中國人自私，中國人沒有團結的精神，所以弄得異族人來欺侮我們。不然——

建：你很高明呀！你知道中國人自私，你知道中國人沒有團結的精神，那末，你應該不要自私，你應該想法兒使大家團結呀！

何：那……

建：幹嗎你一個人祇想逃？那不能算是你自私嗎？

何：我說普通的人都自私。

建：所以你想逃，你去求一個人的安逸？一個人知道了那弱點，就應該馬上改過來。
● 不要以為是普遍的現象，自己也就犯同樣的毛病。

何：我總以為中國人犯的毛病太多。簡直可以說沒法兒救濟。

建：國柱，你不要玩世不恭，無病呻吟，徒唱高調，因為你知道，別說一個國家，就是一個家庭，也有他的「毛病」。我們不能因為國家過去的錯誤，這時候一點

點來算舊帳。這時候可以說是給我們改正錯誤的一個機會，是給我們一個大教訓。國柱，我希望你留在家鄉，替民族國家真正做點事。千萬不要真的往異族人的土地上去。

何：伯父，我以為過去的錯誤，都應該歸罪政府。可是這時候他們有的逃到關內去了，有的又做了新官。現在的責任我們負得起嗎？并且日本人也沒有錯待我們。

建：沒有錯待我們？噫？你說？

何：過去的官吏沒有一個不是專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這班人所造下來的罪孽太大了，他們比日本人，並不見得好多少吧！

建：國柱，你一個聰明人，說話怎麼這麼不聰明了？

何：不，伯父，你別生氣，別以為愆前清作的是好官。其實囉，愆的錢還不也是從農民們那里掙取的？無怪異族人欺侮咱們，實際上中國人自己壓迫自己，欺侮自

己。

建：國柱，你這些話我都明白。過去要沒有那些壞事，自然不至於惹得日本人來侵略。可是你要知道，縱然是貪官污吏吧，他們的罪惡容易糾正，他們到底是同族人。日本鬼子可要永遠壓迫我們。現在是同鬼子算帳的時候，不是同自己人算帳的時候。

何：可是農民們跟我搗麻煩，罵我是土豪。

建：你不接受農民們的意思，你貪生怕死，就無怪他們要罵你了。你藐視你生長的家鄉，你忘記了你祖宗的篤厚禮俗。農民們一次兩次的請教你，你都不理，他們會滿意你嗎？

何：他們滿意也好，不滿意也好，反正我現在要找我的新事業去了。

建：不知什麼誘惑了你，使你這樣藐視你生長的家鄉？你驕傲吧！你厭惡吧！你鄙視你的家鄉吧！可是有一天你會後悔的，你會想念你的家鄉的要是有一天，你在外國的土地上……愛祖國是人的天性！那異族人的世界，於你終不適合的。因

爲你住在外國的土地上，任憑你掏出真心來，人家還是永遠把你看做異類。——去罷！懦夫，你去吧！你拍賣你的自由吧！你本來是一個自由的公民，你本來可以在自由的土地上，接管我的財產，做一番事業的。可是你現在既然這樣堅決，你既然放棄你爲祖國的神聖責任，那我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何：（半天以後）我們與暴日抵抗，終於是失敗的。土地屬他，商場屬他，銀行屬他，法院也屬他，他們有最强的軍隊，最新式的武器。現在是四面都給他包圍着，憑我們一意孤行，赤手空拳，怎麼能够敵得過他呢？話可又說回來了，一旦義勇軍都起來了，各城市，各鄉村，都一踏糊塗，看我們這些人到那兒去生活？要不趁早趕緊逃走，到那時候簡直會白白地犧牲了。

建：你真是明哲，你的見解真高明，你剛才所說的這些個，我倒不會想到呀？（再誠誠懇懇地）國柱，你是新人物，我的思想和你的相比，自然有不同的地方。可是愛國家，救民族，是人人的天職呀！在你是一個紳士，還不會受到日本人的害

，可是你沒有看見嗎！你難道不知道嗎！許多壯丁被拉去做工，多少就不知怎麼死掉的不回了，他們的性命在日本人看來，連狗都不如。田地被沒收，妻女受侮辱，他們簡直死無葬身之地。老百姓叫苦連天，已經逼得無路可走了。

何：可是，我們老百姓有什麼法兒不這樣？

建：拚啦。那只有跟他們拚啦。

何：拚得過他們嗎？以這一幫農民的力量，能夠拚得過日本的皇軍嗎？

建：你不要小視這幫農民。他們的力量才真够大哩。老實說，要救中國的危亡，非全中國的農民都起來担任不可。國柱，我再給你說一遍，千萬別放棄了這種神聖的責任。國民都出于誠心，希望你出來作一個民族自由革命的領導——這就是你的尊榮，也就是你的天職。國柱，你聽信我的忠告吧！

何：可是，我已經約定了——我是有約束的。

建：你已有約束——是的，可憐的人，你被愛荷約束了。（他不高興聽，轉向另一

方去。你欺騙你自己，你欺騙我。你放棄神聖的事業，你拍買你的自由。爲了一個女子，一個韓國女人，就甘心背棄祖國。你不要自欺吧！你離棄家鄉，你不盡國民義務，實在還是因爲你戀愛了那女子。可是，你知道，異族結婚並不一定幸福的，而且那女子也不見得怎麼靠得住。

何：伯父，我已經聽够了，你珍重吧！（急由中門下）

建：（突然地）瘋了！我不能保全他，我不能拯救他！好吧！（失神地睡在椅子裏。）

（陳郡夫婦走了進來，他沒有留神，所以並沒有招呼他們。他們走攏去看了
一看，陳郡的妻子走開了，陳郡等着要和他說話。輕聲地。）

陳：老太爺，您……

建：他們來了嗎？

陳：我想大概要來了。我們約定的時間快到了。

建：很好，我到臨死的時候，能夠和許多愛國志士見見面，倒是很快樂的。可惜國

柱這孩子，到底走了。並沒有喪盡天良，我看實在還是給那朝鮮女人迷住了。噫

！我是沒有力量爲祖國服務的了，眼看著這種年青人這樣放棄責任，我真心痛。

我.....

陳：老太爺，您別難過。聽，大概是他們來了。（他走到門口去）

（僕人領著劉紀章，萬邦杰，胡二保進來。劉紀章馬上走到陳郡的面前，萬

和胡在門口談着話。）

劉紀章：（對陳）老朋友，你在這兒商量得怎麼樣？

建：我所有的意思，昨天晚上已經跟陳村長說得很詳細，大家可以拿我的計劃作一

個參考。最可恨的就是我那孩子不聽話，他居然一個人這時候逃到朝鮮去——

劉：大先生嗎！我剛才彷彿看見他跟那個女人在外客廳裡談著話。

建：唔？她來了？我不要再看見那女人。（暈睡過去）

陳：（看着他）大概是說多了話，累了。讓他歇歇。

劉：你們昨天談得很詳細吧！

陳：大先生剛才還和他門口來着。

劉：那個朝鮮女子——（胡二保走近來）那是誰？

胡二保：丁二嫂，你的女兒，她想同你談話。

劉：進來吧，我正想知道一點消息。

（丁妻近來，走到爸爸面前，非常悲痛。）

丁妻：爸爸，我們是不是還有希望？

劉：你不要傷心。這種時候，死一兩個人並不算一回事。你從城裏來，消息怎麼樣

丁妻：鬼子已經把他帶下省裡去了，丁圖是那麼好管閒事……

陳：丁二嫂，他做的事是應該的，我們這兒沒有一個人不記念他。他堂堂地像一個

男子漢。

丁妻：記念有什麼用？有那個這時候肯替丁圖出力嗎。

圖：據我看事情並不如想像的那麼壞。因為和知要辦的，就不必帶到省裏去了。看樣子也許想軟化他。

丁妻：丁圖決計不受軟化的，他的性命還是保不住。

劉：你輕一點兒談話，不要驚醒了有病的人。

陳：不僅有病，恐怕也快死了。

丁妻：我也是一個快死的人了。像丁圖那麼粗心浮躁，忘記了一切去管閒事，我真不懂他為什麼要那麼無謂地去冒險——

胡：你丈夫的遭遇已經夠了。你還用得着責備他嗎？你想他現在是怎樣的難過？

丁妻：（火了）你也爲朋友的患難落過眼淚沒有？當鬼子捆綁他的時候，你在那兒？

你恣心看着這個朋友在你們廣衆羣中綁去！——我問你，丁圖對你怎麼樣？鬼子追你的時候，他不費半點思索，忘了妻子兒女教你……

陳：那時我們怎麼敢救？人數又少，又是赤手空拳。

丁妻：（拉着他父親）爸爸，你沒有了你女婿；中國和我們都失掉他了。我捨不得他呀！在那牢房中沒有一個朋友安慰他……萬一害了病，可怎麼辦？唉！在那黑漆漆潮溼的牢獄中，他一定要生病的；有誰看護他呢！（泣起來）

陳：我希望你不要哭，我們大家一定要打開那牢房的。

丁妻：沒有丁圖了，你們那兒做得到？丁圖要是沒有辦法，是的，那也許可以……
（忽轉向胡二保）丁圖救了你，你們大家集合起來，就不能够救他嗎？

（甬道有人說話，屋子裡的人都轉過頭來聽，胡二保，陳那妻和蘇那妻都轉到門口去了。）

女人的聲音：……東北人自由了，我也自由了，我的婚姻也就自由了。

男人的聲音：你別嚷嚷好不好？（以下聽不見了）

女人的聲音：你別那麼傻，別以為我的婚姻可以由你支配。

男人的聲音……

女人的聲音：好，跟你見你的伯父去……

（不知怎麼的沒有聽見聲音了，大概是男的引着她到別的房子裏去了。這裏

老頭子甦醒過來。）

陳：（對劉）是那女子和大先生。

劉：請別響，他轉動啦。

建：（若斷若續地）他在那兒？

劉：誰？

建：我捨不得他，在最後他還是離開了我。

陳：他的意思是指大先生。

劉：他似乎還沒有走，剛才那個朝鮮女子好像跟他在說話。

建：哦！叫他來。不，還是不，我不要看見那女子……

陳：老太爺，你靜靜地養一會神。就說大先生吧，也許他不至於那麼堅決的！

劉：對。我看大先生也許會回心轉意的！

建：他說了什麼沒有？

陳：剛才還沒有和他碰面，只聽見好像那個女子跟他說着話。

建：說什麼？

陳：似乎也在勸他。我說過那女子來了，也許可以把大先生的意思轉變的——

萬：（在一傍發着牢騷）我說不必跟他們這些人談的……

劉：邦杰，你急什麼？少說話，不要把事情弄壞了。

建：他爲什麼不能接受我最後的忠告？我快要死了。

劉：不會的，老太爺，您一會兒就好的。

建：活了，本來就很痛苦的；可是我的痛苦也快完了。就同憂愁一樣快要離開我了

。最傷我心的，就是祖國還沒有脫離苦難，民族還沒有得到自由……

劉：（對陳）他太難過了。老太爺，你別興奮吧！我們不是完全沒用的一人！

建：你們好好的幹去……

陳：我們一切都照着您的話做去。不久，我們就要舉事，東北三千萬人要起來趕掉鬼子，恢復失地，你的英靈將永遠的安息在自由土地上。

建：告訴我，你們有過初步的計議嗎？

陳：我們準備在清溪鋪集合，只要不是漢奸，都可以參加我們的會議。

建：那種堡壘，你們打算怎麼樣？

陳：拆掉它，燒掉它。

建：地主是不是一同加入？

劉：還沒有去聯絡，看情形再說。

陳：現在僅只有農民，農民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

建：這是我早料到的。現在的農民已經不比從前的了。他們純樸，他們能吃苦，他

們也是最直接受壓迫的人，他們而竟敢担承這種工作，不用地主們的幫助，那就好了；我也就可以安心死了。不過，如果地主們要求加入，你們切不可拒絕……

萬：（插入）我們不需要地主。（劉馬上對萬使眼色）

建：因為這到底不是那一部份人的事，而且他們能够出錢，事情也就順利些，王家堡，綠里一動手，下林溪口跟着舉事，更可以直攻洮南，大貨，然後聯合各鄰縣，集中力量，迅速的團結起來。一致——一致——一致。（他越說越興奮，越支持不下，在雙手握着陳那劉紀章二人的時候，又暈過去了。）

陳：恐怕最久不能到明天——

郭：（直到現在，才大聲說話）就是大先生給氣壞的！

劉：我們要不要把大先生找來？

萬：我不高興看見那個人。

劉：邦杰，你就是這樣……

(甬道裡又有人說話的聲音)

女聲：好了，現在同你見你伯父去。

男聲：姑娘，你真是救了我，要我怎麼樣感謝你呢？

女聲：用得着感謝我嗎？你還有責任沒有盡呢！你要爲了中華民國盡你的天職呀！

(因爲後面這句話說得響一點，老頭子又給這尖銳的聲音給驚轉來了。)

趙：不要讓她進來，我不要被看見那種樣子，你們扶我進去。(僕人扶着他的前胸緊走)

去，他回過頭來又對這一羣愛國志士說了他最後的話。)你們要團結，一致；一

致；一……(說到後面這一個字已經沒有精神了，進去了。)

(他們正在沉默地爲這位老者死去的預感悼念着，何國柱引一身濃衣女子去場)

，那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健美女人，一切都是我們想像中的一個健美的人物

。雖然是行獵的服裝，可並掩不住她的驕媚。他看見屋裏這麼多人，紛紛

了一驚，她仍然對何國柱說話。她叫做金鈴，是朝鮮人。)

金鈴：你就可以領導他們跟日本人作長期的抵抗。聽說綠里王家堡已經開始計議了，發動廣大的農民義勇軍。你正好在溪口召集起來，與他們聯絡聯絡——

何：伯父呢？你慢慢兒，好不好？

陳：他老人家很不舒服，在裡面歇去了。

何：（對金鈴）我先去看看，你等一等好不好？

金鈴：不，我馬上要去把錢收攏來。幹這事沒有錢是不行的。

何：好，我們晚上見吧；我在家裏等你。

金鈴：一切都決定了嗎？都照着我的做嗎？

何：唔，我不會三心兩意的。再見！

金鈴：再見！（她由甬道走出去，何國柱也不着旁的人，一直走到內屋子裏去。）

（從他們兩人進來起，屋子裡顯明地是一種特別的空氣，有的不屑的樣子，

有的在一旁計議着，有的似乎發現了新的希望。）

萬：第一個開口）我真看不慣這樣子。

陳：（高興地）我知道那女人來了，大局就變了。

劉：總算於我們是有利的。

萬：有什麼利？我真不希奇他的什麼呢！

陳：噫！你沒有聽見那女子剛才說什麼把錢都收攏來嗎？這一點與我們的工作就有

很大的利呀！

劉：對的。這個人你不知道他，他要幹起來是很有辦法的。

（何國柱垂着頭從內室出來）

劉：怎麼樣？先生！

何：死了！

衆：哦！

78
何：天啦！我後悔已經晚了。他的血不肯爲我延長一刻工夫，就停止活動了。他沒

有看見我的改悔，使我永遠留下那深重而不可贖的罪孽！

陳：他死了，一個不肯作奴隸的中國自由公民永息了。

何：我對他的遺骸發了誓：我已經不再受異族人的羈絆，我已經歸附到我的民族。

我是中國人，我永遠爲中國服務。（忽然）你們如果哀悼這位同志，就請都給我握手。因爲他的志願都交給我這一雙手 我一定繼承他的事業。（他們一一握手了，只萬邦杰不和他握手）這一位同志，請你也握我的手。

劉：（對萬）請給他。他那改悔的心，足以使我們感動。

萬：你從來看不起農民，農民的手很髒的。

何：哦！請原諒我以前的過失吧！

陳：願你一心一德一致，這是他老最後的叮囑。必須牢牢地記在心裏。

萬：（伸出手）這裏是我的手，大少爺，請你握吧！（問）有錢的人沒有我們，又有什

麼用？

何：（握手）我尊敬農民。我這雙手要捍衛祖國。

劉：大先生，他老的事，怎樣安置？

何：我以為這是小處。爲什麼？你們沒有可以告訴我的事嗎？我還不能使諸位信任我嗎？

劉：我們已經約好了，在清溪舖開大會。

何：我專等諸位——我也發難。

陳：什麼？你也——

何：是的。我已經說過，我第一義務就是爲祖國服務。我現在才知道，沒有祖國的人，就是愛情也不能自由的。剛才那女突金鈴，是我的一個情人。她說：要是中國不自由，那末，她就將和犬養一郎或者和知結婚。

萬：鬼子對待娘兒們真恨真毒！

陳：那……

(丁圖急入)

丁圖：岳父。(都一驚，他的妻子看見他，早跑過去抱着他。)

劉：哦？你怎麼來的？

丁妻：你受了委曲了。——

丁圖：(對劉)我找到您家里，他們說你到了這兒，所以我又趕來了。

丁妻：(鬆了擁抱)你得救了。

丁圖：我從那船上來的。

陳：什麼？他們放了你？

丁圖：不。陳村長。

陳：和知縣問官呢？

丁圖：他恐怕還在波浪上颺流。

劉：你說說究竟怎麼得救的？

丁圖：我睡在船上，給繩索捆得緊緊的，當時我想，已經絕望了，但不知如何死法。

丁妻：可憐！

丁圖：他們預備把我帶到洮南去，當我們達到小斧山角時，忽然起了狂風暴雨，船像一片樹葉子似的顛簸，這時我想快完了。就是他們，我以為也會溺死的。忽然我聽得衛兵中有一個向和知說：你看這種災難，如何能免。船夫實在沒有手法，我看不如叫丁圖試試。因為他強而有力，最熟悉水性。於是和知就叫我划船，並且對我說：「如果救得我們出險，就放你回去。」當時我想，試試吧！反正是一死，他們鬆了我的綁，我便小心地划着船。這時候，我偷瞧著周圍的地勢，心想：能有機會，就得冒一冒險。一會兒，船到大斧山脚下，那是異常峻峭的地方，我趁他們不留意，急忙騰身一跳，就站在平平安安的沙灘上了，同時我用腳登得力量過猛，那隻小船又在深水中颯盪，他們一面呼救，一面向我開槍。可是在風

浪中，連一粒子彈都不能打到我的身邊。

陳：咱們丁老二，到底是個英雄。

丁圖：陳村長，別吹。危險可真危險！

劉：現在雖然出險了，可還沒有完全脫險。

陳：對。他們一定得找到你的家里去。

丁圖：陳村長，就別說了吧！我現在就用不著要家了。

陳：你不要家？

丁圖：要家做什麼？這年頭誰保得了誰？我本是個不管閒事的人，這次的教訓，可

教我——

丁妻：我們的孩子還在家里呀！

劉：那不要緊，我打發人接到我家里去得了。

陳：我們已經商量好了，準備跟鬼子拚命，丁老二，你不是說過有事情我叫你的

家嗎！

丁圖：我在黃笠市還有許多同志，我召集起來，很有辦法。

陳：那好極了。我們現在又加多了一位同志。

劉：大先生，我來介紹介紹，這是我的女婿丁圖，剛從鬼子那里逃出來的。（他們握手）話可又說回來了，老太爺的身後——

何：我稍微辦一下就得了。還是我們的工作要緊。我剛說過，對於死者的悲哀是無益的。

劉：那末，趁這兩天安葬好。二十五那天在清溪舖集合，我想大先生也是要到的。

何：好，我一定到。

——幕——

第四幕

清溪鋪山坡，後面爲湖，舞台是凸凹不齊的小坵，小樹叢生，有二條鳥道。

子夜，下弦月從湖那邊照過來，遠處爲高山，看見清清楚楚。可是湖水在觀衆是看不見的。只小坵小樹被月光照得明明亮亮。

胡二保一個人很小心的守在那兒。他時而望望這邊，時而望望那邊，時刻注意著四周的動靜。遠處有鐘聲，這寺鐘的聲音影響了山谷，幽遠而抑鬱。

胡：已經有人來了。今晚上在這兒要發動爭自由的民族戰！

（萬邦杰偕吳如友，周子成，李子和及下林村人民甲乙等自右邊高山爬下，有的帶了土槍，斧子，戈矛等武器。）

萬：（在幕後向後說話）你們當心些，隨我來不要緊的。我熟悉這僻道，過來就到

了。(一個個出現了，有的拿著火把。)

胡：我想你們該來了。

萬：咦！還沒有到嗎？現在什麼時候了？

胡：大概——

吳：別響，我好像聽得什麼聲音。(大家留心的細聽著。)

胡：沒有什麼。大概半夜過了！

(遠處又有寺鐘聲)

吳：聽！

萬：是那個廟裏的鐘聲。

周：鐘聲響得這麼遠呢！

萬：去幾個人燒着茅柴草，要是他們來了，也好看見。

(下林村人民甲乙走到山上燃燒樹枝)

李：今晚上月光很好呀！

萬：他們好看見走路。

吳：（他早已站在小坵上，向下面。）我看見一隻船。

李：那恐怕是他們來了把？

萬：（忙走上去）一定是陳村長，這位先生一向是守時的。

吳：怎麼王家堡的人還沒有來？

萬：他們路遠，而且要繞著道走，恐怕遇到巡查。（大聲地）誰？

陳：（在那一邊，觀衆看不見。）我，綠里村的同志。

衆：歡迎歡迎！

李：他們來了。

萬：（仍在上面）是陳村長嗎？我們燃著火等你呢？

（隨即看見上面出現了陳郡，史得彪，雷澄老頭，張四爺，曾濟世，及綠

里村人民甲乙丙丁等多人，他們出現後，萬邦杰與陳郡領著其餘的人下來

。

萬：（邊走邊談話）陳村長，你看，今天晚上多好，月光這麼亮。

陳：這是我們的一個吉兆。

萬：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倭奴方罷手！以後我們就要在戰壕裏賞月了。

陳：你的父親——

萬：我看見了他，他可再看不見我了。我扶著他，老人家失明的眼睛燃燒著火一樣的復仇的神態。

陳：復仇——可不是爲那一個人，這是爲中華民族復仇，你先別這麼興奮，告訴我在下林有什麼成績？你得了多少同志？老百姓對於這事的意見怎樣？

萬：（指吳李等人）他們都是爲這事來的。每一個人可以號召一大隊有血性的男子。

陳：（一邊招呼著）好極了，好極了。

萬：（繼續說）我趁黑夜裏趕著路，一直兩天，爬過嚇人崗，我走的都是打獵的人所走的路，後來到了大資河邊，我到每一個村子，每一家人家——我本來那裏有好朋友，所以那方面到處有人招待，使我不至於遇到日本鬼子和日本鬼子的狗。家家戶戶，都痛恨日本鬼子——

李：誰不痛恨鬼子！

陳：他們，以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這兒生長的。我們的父母，祖父母，我們無數代的祖先都是在這兒生長的。又都死在這裡，每一寸土，都是我們拿血汗開闢的。現在日本鬼子來了，把我們給壓到十八層地獄裡去了。哦哦！怎麼樣？他們怎麼樣？

萬：他們都說：財產，土地，妻室子女，那一樣不給鬼子搶去了？現在所剩的只有一條命了，連這一條命，也給鬼子拚了吧！我從這一家到那一家，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沒有一個人不願意跟鬼子拚命的。我慢慢地走近了我的家鄉，在我一家親

威察裏看見了我可憐的父親——

陳：天哪！一位慈善的人得了這種惡報！

萬：那時候我並不哭。我只是緊緊地抱著他，我那雙手就好像要馬上提著刀去殺鬼子似的。下林村的人家我都走到了，每晚上我偷偷的去扣每家的門，跟他們說，他們都是一條心，都咬牙切齒痛恨日本鬼子。下林村是不成問題，只要一聲號召，就一齊起來。

陳：你在短期間裏成就了大事。

萬：並不是我有什麼力量，是我們民衆要起來算血帳的時候了。還有那兩處要塞，鬼子們把來防義勇軍的，我也去探看了一下。

陳：你這樣冒險？

萬：那兒興工不久。有一個工頭是我的朋友，我裝著短工，在那兒做了幾天事，并且介紹了我的許多朋友，也在那兒做事，我把他們埋伏好了，一起事就可以進

攻。

陳：做得好極了。（忽對周子成）這位有點面熟，是不是周尚之的——
周：那是我的父親。

陳：哦！是的，我從前到過你們家裏。

萬：（指人民 A B 對陳）你不要忽略這兩位。他們是泰康縣的，特地來參加這個會議的。

陳：那好極了，我們的人愈多愈好。（向其餘的人慎重的介紹）這位雷澄先生，是一位忠厚的長者，我們綠里村的前任村長。

吳：（與雷澄握手）老村長，我們在私人方面是仇敵，現在我們是同志了。

雷：不錯，在我我之間沒有什麼仇。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陳：這話說得很爽直。

萬：我就挺喜歡爽直的。

人民甲：聽，有人來了。

人民乙：（向左邊望）那明明是王家堡的代表。

陳：唔，大概是我的老朋友來了。

（左邊有隱隱約約的火光，接著聽到劉紀章說話的聲音。）

聲音：我們走自己的路，得這樣偷偷摸摸的。諸位，當心點！你們看，他們不是早

到了嗎！

陳：是王家堡的代表來了，勞駕，那一位去接一接！拿燈去。

（一個農民拿著燈走到左邊的小山上）

聲音：已經到了。

（劉紀章走在前面，跟著是丁圖夫婦，羅長慶，及王家堡農民代表數人，

他們走下來，劉紀章打頭一個說話。）

劉：我真不懂，爲什麼白天我們沒有權力開會？

人民：那還不是因爲鬼子……

另一農民代表：傻子，難道劉先生不知道，要你來說。他不過是說著玩兒的！

陳：好了，好。我看各處的代表都到齊了，我們可以開會了。雖然是在黑夜，我們的正義却是很光明的。

萬：很好。我們就開會。

劉：慢慢的，何大先生還沒有到，我們不妨等等他。

萬：等他幹嗎？他來了有什麼用？

（各村的人民互相詢問著）

陳：等等也好吧。

萬：他又沒有什麼主意。

人民甲：對，我們人到齊了，就開會。

四五個農人：開會，開會。

陳：好好，別嚷嚷。馬上開會。

萬：我們的人數雖不多，可只要我們的心是一致的。

劉：那末就依照開會的形式，推定一個主席。

萬：就是劉老伯吧！

人民數人：（舉起手來）歡迎歡迎。

劉：那不行，我以為要推一位忠厚長者做主席。

陳：那末，年紀最高的要算雷澄先生。（後向衆人介紹）他是我們綠里村的前任村長。

衆：歡迎歡迎。

雷：諸位，請另推一位吧！我實在担当不了。

陳：你不要推辭了。這是公意。請派兩個人到山上去放著哨。

（一片歡迎聲和手掌聲。人民丙丁到山上去去了。）

雷：（點點頭，笑笑）諸位，我就服從大家的抬愛。可是，我沒有準備，不知道諸位今晚要怎麼樣商量。

陳：我們集合綠里下林黃笠王家堡的人民，結締盟約。

萬：不。我們是商量如何趕走鬼子。

陳：當然就是爲的這個。

雷：那末，請說，大家的意思怎麼樣？

萬：我們想，先大家約定，揀一個時候就拆掉堡壘，燒毀營房，然後大大地燒殺起來，宰掉所有的日本鬼子。

劉：邦杰，你別這麼急呀！我說，雷先生，各位代表，我們今晚在這兒開會，實在是鬼子逼得沒有辦法了。我們中國人，向來是禮讓的，日本鬼子處心積慮要來滅亡中國，幾十年來，那一天不侵略我們。自從那年「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更逼著我們吐不過氣來。所謂「滿洲國」，居然把宣統拿出來當他的傀儡，要實行

帝制。我們祖先受皇帝時代的剝削已經够了，所以我們集合各村代表，在這兒結締盟約。我們要團結起來，取消這個「滿洲國」的組織，趕走日本強盜，保衛我們的國家，保衛我們的家庭婦女小孩……

衆：保衛我們的國家，家庭婦女小孩……

劉：我們在各鄉村中，原來安安靜靜過日子的。我們靠天保佑，靠自己的一雙手養活父母，養活妻子兒女，養活自己。可是日本鬼子來了，用大砲轟掉我們的房子，用飛機炸毀我們的城市，用機關槍對我們老百姓掃射，強姦我們的婦女，搶劫我們的財產，我們綿繡河山，到處都給血染紅了。

衆：我們要報仇，我們要殺死這班鬼子。

史得彪：劉老叟的話不錯。我們現在真活不下去，日本鬼子搶掉了我們的田地，擄去了我們的財產，還要拿槍口逼着我們，給自己造好宰房。凡是有血性的人，誰能看着自己的妻子被鬼子奸污，自己的父母被鬼子挖掉眼睛呢？

胡二保：（吼著）日本鬼子——

高邦杰：（吼著）我要替我的父親報仇！

衆：我們大家一條心，跟鬼子拚命！

雷：現在請大家安靜一點。我們的意思想來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們要商量出妥當的辦法來。

羅長慶：諸位，我要求大家仔細想一想，東北本來是宣統皇帝的地方，他並沒有壞處，是日本人——

劉：羅長慶，你爲什麼說這種話？我們肯承認什麼宣統，什麼「滿洲國」嗎？

陳：什麼宣統，不過是日本鬼子的傀儡罷了。我們只知道趕走日本鬼子，把東北歸還到中國人民，歸還我們的祖國！

衆：對。歸還我們的祖國！

雷：既然大家都一致，那就可以成立第一條議決：趕走日本鬼子；推翻滿洲偽國。

誰妥協誰就是漢奸。

衆：贊成，贊成！我們永不妥協。

萬：好極了。妥協的就是漢奸！我們再議……

雷：我們按照開會的程序，繼續下去。我們絕不能妥協退避。現在請發表意見，我們如何才能得到自由？

陳：第一步，我們必須肅清日本鬼子，以及一切日本鬼子所設的官吏。

雷：我們看要怎麼樣才能做得到？鬼子有大砲坦克車，我們什麼也沒有。

萬：我們都武裝起來，就是土槍大刀都好。

雷：說來容易。我們用什麼方法拿土槍大刀和鬼子的大砲坦克車對打呢？

丁圖：請大家聽我一句話。我是獵人，對於打仗的事也稍許知道一點兒。

雷：請大家靜聽，丁圖是我們村子裏最勇敢的青年，等他發表一點兒意見。

丁圖：大家不要害怕鬼子的大砲坦克車。我在深山裏面，只要有一枝土槍，鬼子就

有三挺機關槍也打我不著。鬼子大隊來的時候，我們就藏到山裏，趁着黑夜，或是趁著他們人少，我們就偷偷地出來，四面包圍，把他們全部解決。我們人多路熟，可以藏在前面，繞到側面，抄到後頭，從各方面打他們。我們守在大砲坦克車不能到的地方，跟他們繞來繞去，終久有一天會把鬼子打個全軍覆沒的。

萬：好極了，好極了。

劉：丁團的話很不錯。我聽見說過，這叫做游擊戰。我們不跟鬼子硬拚，只是繞來繞去。到他們繞不過我們的時候，就會打敗仗的。這樣一來，他們的大砲機關槍都會失却效力。

雷：可是各村的堡壘就是一個障礙，這是可以作他們的根據地的。

萬：那不難。一起事我們就可以拆掉它。我那村子裏的廟處，我已經有了埋伏了。

雷：好，既然這樣，在起事時就毀掉各處的堡壘。可是我們先得議定誰在什麼地方動手。到了時候，各處一齊發動，才能够使鬼子們措手不及——

胡二保：我願意——

雷：慢着。這一個提議，大家贊成不贊成？

衆：贊成，贊成！

雷：好，現在自己就認定吧！

胡：我願意首先在溪口動手。

人民乙：請派我跟他在一道。

雷：就是你們兩到溪口。

陳：在綠里村的自然歸我負責。我那兒的堡壘還沒有做成。

雷：（對萬邦杰）下林村的就算你的吧！

萬：好，不成問題。

劉：王家堡的大宰房，就交給我跟我的女婿吧！

95
丁圖：不，黃笠市的歸我，我比較熟悉。你那兒的宰房就叫她幫著指揮吧？

丁妻：沒有問題。我同爸爸來吧！

雷：還有沒有？

人民乙：老村長，我們那兒還有一個小的，就請派我負責。

雷：行。我們再討論下去。

（恰在這時，遠處有人呼「陳村長」「劉紀章先生」，「你們在那兒」的聲

音。）

人民丙：（在山上）誰？誰他媽的？

劉：請聽，誰在喊？

（大家吃了一驚）

劉：聽，不是叫我嗎？

人民丙：是誰？劉先生是誰？

聲音：劉紀章劉先生呢！

劉：哦，是大先生。（關照人民丙丁）你們趕快叫他來，說我在這兒。

三四人：誰？

劉：是何建祉的侄子，何國柱先生。

人民丙：上來，劉先生在這兒。

（何國柱和金鈴出現，他倆還是武士裝束，下面的燈籠照，看見他們慢慢的走下來。）

劉：歡迎，歡迎！

何：（他與劉握手，又與陳郡萬邦杰握手。）對不住，到晚了，（替金鈴介紹）這就是

異族同志金鈴女士，你們幾位在我家裏彷彿見過吧？劉先生，還得請你替我介紹

介紹。

劉：這是我們的主席，雷澄老村長。這是——

雷：（與之握手）久仰，久仰。

金鈴：老村長，不曉得你肯與一個沒有祖國的女子握手？（伸出手來）

雷（握着她的手）好極了。我們的同志是沒有界限的；我們只有一個共同的敵人。

金鈴：（向其他的人）都請與我握手。（有的真的給握了）

何：（向劉陳慎重的說明她奔走了好幾天，把她的現款都收攏了。預備作我們工作的開支。

陳：哦！那好極了。

雷：現在何先生既然來了，又是一位挺能幹的人物，就請取消我，讓他當主席吧！

劉：不，你的主席不是做得好好的嗎！我們還有事情討論。

雷：我老了，沒有用了。

何：不，你正好領導我們。你的意思要怎樣幹，就怎樣幹。

陳：又不要你永遠作主席。

雷：那末，好吧！請立請再發表意見。

萬：我們到底幾時起事？

丁圖：我看事不宜遲。要幹就得趕快。要是給他們曉得了這種秘密，那就完了。

萬：我主張就是後天。

劉：那太快了吧？大先生，你有甚麼意見嗎？

何：我還沒有找著頭緒。

劉：是這樣的：剛才計議了半天，第一步先拆掉這些堡壘，好趕走這班鬼子。現在就是商量那一天起事？

雷：現在是決定起事的日期？

何：我看這件事不是簡簡單單可以成功的。我們要幹，就要幹到底。鬼子處心積慮的這麼些年，對於中國的野心是一貫的。以我們的力量，要完全趕走鬼子，真不是容易的事。第一我們沒有武器，所有的除了幾枝土槍，就只有斧子和菜刀。我們要幹，完全憑我們的精神。所以要多多考慮。

雷：這話很有道理。那末請大家再發表高見。

何：我現在並不是潑大家的冷水，在錢的一方面，我可以負責。我的全家家產和金錢的財產都拿來，做我們工作的費用，買槍製武器，現有的土槍和大刀也還是不
能少。起事的日期似乎不能太早了。

丁圖：大先生的意思自然很對，可是這一類的事，也不是全憑考慮可以辦到的。我們要趕走日本鬼子，我們要爲三千萬父老兄弟姊妹報仇，我們要恢復祖國，我們有動手幹。一經發動了，自然可以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來。照我的估計，有了十天，各方面可以準備齊全。先拆掉各處的堡壘，繳掉這兒鬼子們的槍械，我們就有了力量了。

胡二保：贊成。

萬：贊成。

陳：丁老二的話很對，我們不先發動，永遠不會有力量的。

雷：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衆：十天以後發動。

雷：就是這樣吧！可是歸誰發命令？

陳：我們推劉紀章先生。附近百里內外，沒有誰對他不敬仰的。王家堡地點又最適中。

衆：我們一致信仰劉先生。

雷：很好。今天晚上我們集合起來，都是一條心。爲了民族的自由，我們跟日本鬼子作殊死戰。再過十天，我們就舉起義旗，憑我們的熱血來洗清這塊土地。中華民族，五千年來都是自由獨立的。與其作奴隸，我們寧肯戰死沙場，現在請大家舉起手來，我們宣誓。

〔大家一齊舉起右手，莊嚴地立着。〕

金鈴：我是一個異族女子，也有參加這宣誓的榮幸嗎？

雷：凡是跟日本鬼子作戰的，都是我們的同志，我們的同胞。現在請大家注意！

我們誓以熱血，抗戰到底，爭取民族的自由！

衆：我們誓以熱血，抗戰到底，爭取民族的自由！

（靜，聽見寺裏的鐘聲。）

雷：現在我們的工作已畢，東方已經有了曙光，這是我們勝利的預兆。

劉：請大家靜靜的回去，各人安靜忍耐，在暗中準備，表面上裝作沒有事的樣子。

這時期內，任何恥辱，都要忍耐，別爲各個人的私憤破壞了公衆的大事。十天以後，就是我們起來算總賬的時候。

數人之聲：我們一定遵照著做去。

（羣衆分數路退去，場上留有金、何、陳、劉等人）

何：劉先生，我等著你的命令。

金鈴：我以一個異族人的資格，祝福中華民族永遠的光明。

第五幕

線里村。羣山起伏，遠處有更高的山，右後方隱約看見第一幕所建築的堡壘，和陳郡的房子的另一角。左邊有一條鳥道通到別處。

幕啟時聽見稍遠的地方有人聲，看見後方堡壘裏的火光。遠處山頭，也看見有火光，還有若斷若續的槍聲。天剛破曉，雷澄和老人甲乙在談話，陳郡的妻剛從屋內出來。

老人甲：雷老爹，你辛苦了！這一晚上，真做了不少的工作。

雷：我們這個村子，總算是乾淨了；日本鬼子的勢力都給掃空了。

老人乙：我活了六十歲，也沒有看過這樣的事。辛亥那年，也不過掛掛旗子，不像這次要放火，開槍。

陳妻：（她剛走過來）辛亥那年，怎麼能跟這次比。這一次我們是殺日本鬼子呀！

老甲：真的，我們再不動手，可都要死無葬身之地，日本鬼子真很真毒。

雷：陳村長什麼地方去了呢？

陳妻：他領了一隊人搜索去了。說是逃掉幾個，恐怕還躲在什麼地方。

老甲：昨天晚上不止我們這一處地方動手吧？

雷：一個地方那兒成？昨天夜裏的事早就約好了。王家堡，下林，溪口，黃笠市，

到處都動手。大家一齊起來，趕走日本鬼子。以後別的地方也會動手的。我們東

北的三千萬人，誰不恨透了日本鬼子，要和他們拚命？

老乙：本來也就太可恨了。我活到六十多數，從來沒有看見像鬼子那樣傷天害理的

。要不然像雷老爹這種人，平時連蟲子都怕踏死一條的，怎麼也會起來打他們呢

？

陳妻：真的，誰也不會想到雷老爹幹起來，比小伙子還勇敢。

（使得彭和兩個農民——第一幕裏被強迫作工的人——匆匆上，打斷了雷澄

的答覆。)

史：怎麼？我們這裏還容許倭壘存在嗎？

老甲：你沒有看見那已經着了火嗎？

農甲：好吧！我再來幫幫忙，讓他燒得快點。我們跟史老大這一來回跑了六十里地，把那幾個狗東西都追上幹了，可是我一點都不覺得累。這個倭壘是我們做起來的，也該我們動手燬掉他。（他邀另一農人向火光處跑去）

史：我們這個地方，可從此又重見天日，恢復自由了。

雷：這不過剛剛開始，以後要作的事多着啦。

陳妻：是的，這不過剛剛開始。以後我們大家都來做。

老甲：像雷老爹這種人都願意幹，誰還不跟着上嗎！

雷：誰還願意殺人放火？不都是給日本鬼子逼得無路可走，才這麼幹的嗎？我們這裏，從太古以來就一直過着和平的日子。對於外來的旅客，總是十分優待。我們

的祖國，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和平的國家。但是日本強盜來了，就搶我們，燒我們，殺我們，奸淫我們。我們忍無可忍才用火報還火，刀報還刀，用血報還血。你看。我年紀老了，（伸出他的瘦臂）這雙手連雞都沒有殺掉一個，這雙手從來只知道耕種田地，幫助別人；現在爲了祖國，爲了民族的自由，也染上血腥了！

史：打仗嗎，自有我們這班年輕小伙子動手。我們是打不完殺不盡的，不到民族完全恢復了獨立自由，不會罷手的。

老乙：我也來一個。不要看我老，六十多了，還拚得過你們小伙子。

陳妻：我們女人，一樣可以拿着槍走上前線。

雷：我們不僅只要保衛家鄉，我們要一直把日本鬼子趕出東北去。今天是我們民族戰爭的第一天！

（陳郡由右邊走來，隨後一小羣拿着武器的農民。）

陳：哦！雷老爹，這裏的事都料理完了嗎？

雷：都辦好了。你的成績怎麼樣？

陳：從這條大路，一直往東四十里以內，到江邊爲止，不再有敵人的蹤跡了。還有兩三處地方，我已經另外分配人前去仔細搜索。（對跟隨的人）你們累了嗎？

一農人：做這樣快活的事，那兒會累？

陳：好極了。會濟世，你帶三個人到那邊山頭，瞭望着下林村的大路，也許有給他們趕下來的鬼子逃過來。史老大，你辛苦一點，帶人去守着到王家堡的路口，過一會兒我再派人來替換。（他們都下，陳又對妻。）家裏預備了多少的飯？

陳妻：够五十個人飽吃一頓。

陳：還有呢？

陳妻：別的人家，也就關照過了。就有五百個壯士，也不會叫你們挨餓的。

陳：好極了。現在請你去準備，再等一兩個鐘頭，就得讓大家飽餐一頓了。（陳妻

下）下林和王家堡有什麼消息沒有？

雷：還沒有來呀！可是山頭險峻的，看見各處都有了火光。

陳：下林不成問題，萬邦杰在那兒集合的人很多，祇是王家堡的牢房不知怎樣？

老甲：丁圖不是在王家堡指揮嗎？有他那樣勇敢的人，還怕什麼？

雷：丁圖到黃笠市去了。劉紀章在王家堡，他是我們起事的總指揮，一定得到勝利的。祇是我聽說和知顧問官昨天到了下林，不知道那方面有不有變化？

陳：這我也知道。聽說他是來捉丁圖的，又說是帶了一個女人。可是他的槍兵不很多。

老甲：我們不是也有槍嗎？

老乙：我們的槍不濟事。

陳：事情既然發動了，就顧不得那麼許多，只要我們人齊心，敵人的槍砲也不怕。

何國柱也在下林，他帶的人都是很好的槍。

老甲：他這麼有幹，總算難得。我原來也以爲少爺們都是不能做事的！

雷：那也不能一樣看待。他們只要有決心，還是一樣的能做事。

陳：那個姓金的朝鮮女人給他弄到了一批槍。

萬邦杰與農民數人均帶槍械上。

雷：哦，你！那方面怎麼樣？

萬：總算是辦到了。可是真危險，我幾乎看不着你們了。

老甲：凡事都有一個天意。

陳：我昨天就聽說和知到了你們那兒，想來事情有點棘手，可是又不能耽擱下去。

萬：可不是嗎！你們這兒怎麼樣？堡壘還沒有拆掉？

雷：那不是在燒著嗎？

萬：我們這兒人手本來不夠，陳村長又帶著人去搜索那些狗子們去了。剩下來的要

四面防守，就顧不得拆堡壘了，你那兒經過的情形怎麼樣？

萬：（握著老村長的手）我們犧牲了十多個弟兄，可是到底把鬼子肅清了，我們又重

新在自由舖土地上談話。

陳：何國柱先生呢？

萬：這一次總算虧了他。昨天下午，和知元慶突然到了我們那兒，帶了一小隊人，可有四支手提機關。在隊伍裡面有一個女人，就是那個叫金鈴的，看樣子是給他強迫帶來的。晚上十一點鐘，何大先生到了我們那兒，他一行二十多個人，都帶着盒子砲。他第一句就問我們，和知是不是帶了那個女子同走，等到他知道確實是的，眼睛都紅了。動手的時候到了，我們一下子就攻破了大門，可是鬼子們逃到樓上，有四支手提機關守着，我們怎麼樣也衝不上去。這樣僵着，差不多守到三點多鐘，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們還兒已經傷了好些人，死掉五個弟兄了。

陳：後來怎麼樣攻進去的呢？

萬：後來我們把人分開，四面向樓上開槍。大門前伏着十幾個人，却靜悄悄地一聲不響，打算有機會就往上衝，那兒有我，周子成，何大先生。忽然從一個窗口看

見那個朝鮮女子，伸手向下面大聲呼救。接連幾和知那鬼子，衝過來捉着他，他們糾作一團，這一下何大先生可發瘋了。他搶着幾個手榴彈，你知道我們一共只有六個，那時候還捨不得扔。他跳起來往裏面就衝，一下子把前面的門和牆都打倒了。我們一道跟上去，周子成第一從窗口跳上了二層樓，把那兒把守的鬼子都駭跑了。可是他自己中了一彈，正打在左邊的胸口上——

雷：可憐那個勇敢的孩子！

萬：二十多個鬼子，還有幾個狗，沒有逃掉一個，我跟何大先生一直衝到三層樓，我這兒中了一槍，（指着額角，那兒仍然血污狼藉。）總算我不該死，再低半寸就沒有命了。我們走到看見那女子那間屋子，房門閉著，何大先生不知那兒來的氣力，幾槍托就把門打開了。我自個是一個勇敢的人，可是看了那種情景，也有

點兒發抖——

雷：一定是頂可怕的事。

萬：只能夠說是天意吧！和知倒在地下，肩窩上插了一把刀，就是他自己的佩劍。那個金鈴身上的衣服全給撕破了，倒在他的身邊。他們一定經過一番激烈的鬥爭，可是最後天把那個鬼子殺了。

雷：金鈴呢？

萬：她沒有死，只是暈過去了，我幫着何大先生把她救醒過來，就跑了出來。關照他的事。並且約好了他們，回頭到這兒來集合。

陳：真是天意；不然那樣一個弱女子，怎麼能夠刺死和知？其實呀，天下只有弱者起來報仇的時候，才真是無敵的呢。

（兩個農人提着羅長慶上）

農一：各位先生，我們捉住一個奸細。

羅：（求饒）老村長，我不是奸細。你，你替我說，我不是參加了清溪鎮會議的嗎？

雷：（看了一眼）不錯，那天晚上，你也在的。（對農一）你說，怎麼回事？

農一：（搶着說）他是漢奸，他……

萬：既是漢奸，立刻活活的打死他。

衆：打死漢奸。

雷：（制止大家）慢着。先把事情弄明白——

羅：我不是漢奸，我……

農：我們在打虎村拆那堡壘，這傢伙先不知道躲在那兒，一會兒忽然領着十幾個鬼子兵從後面打來了；他並且告訴鬼子兵誰是我們的指揮，鬼子就一直找著那兒開槍。

雷：你們那兒誰在指揮？

農：張四爺，張四爺給打死了，幸而我們還有一批人，從兩面包過去，才把鬼子打敗了，提到這個傢伙。

萬：燒死他！

衆：燒死他。（一邊擁着他走）

陳：你們別忙。既有了漢奸，總不只一個。留下他來，等一會兒問問口供，找出他的同黨來。（對旁邊人）勞你駕，把他關到我屋子裏去。

（三四個人把羅長慶帶走了）

陳：（對萬）這件事就勞你問問口供。可是別太性急了。

萬：好，我淨可以問出他的秘密來。（下）

老甲：我想，大概除了這個小子以外，再不會有第二個漢奸了吧！

雷：想來不會有了，不過也很難說，應該好些防備一下。

（何國柱及三四個人擁着金鈴上）

老甲：你們看，何大先生他們來了。

雷：幸苦，幸苦，想不到大先生比任何人部勇敢。

老甲：真的，想不到大先生能領導我們幹這種大事。

何：那兒的話。這件事不是我幹的，我不過跟着大家一齊上罷了。

陳：下林那邊，都肅清了嗎？

何：想來不會再有敵人了。我還留了一小隊人在那兒搜索。

雷：金鈴姑娘，我們早已得到報告，知道你親手刺死了和知元慶那個壓迫我們的魔

王。你剛一加入到我們的隊伍裏來，就做了這一件大事，你真是最勇敢的人。

金鈴：承老村長過份的誇獎。其實只能說是機會好。老村長，誰告訴你的？

陳：萬邦杰早來了。現在在我的家裏審問纔好。

金鈴：哦！

老甲：要是姑娘不嫌麻煩，請告訴我們當時的情形，讓大家高興高興。

金鈴：昨天下午，我正從縣城裏走來，預備和你們一道起事。在路上遇到和知，給

他強迫帶走了。他向我百端要挾，把我關到一間屋子裏。後來你們攻了來了，他

指揮部下抵抗，漸漸形勢緊張，他打算趁這個時候，對我無禮，我掙扎了很久，終於給他抱住了。可是我的左手，剛剛碰着他身後的佩劍，我拿着那把劍，用盡生平的气力，拚命給他一刺，接著我自己也暈倒了。以後的事，是萬邦杰他們所看見的。

老甲：咦！這真像戲裏面的「刺虎」呢！

雷：要是姑娘這樣勇敢的人，才能做出這種事業。你那一刀，比我們幾十條槍的力量還要大。

陳：就是大先生的勇敢，也不是別的人趕得上的。

何：我算得什麼！丁圖才真勇敢。聽說他幹完了黃笠市以後，半夜裏又趕到王家堡去了。

雷：真的，就是王家堡還沒有消息。那座牢房恐怕不容易攻破！

陳：有劉紀章先生在那兒指揮，又有丁圖趕去幫忙，總不成問題。

（一隊羣衆，有許多婦女小孩，歡呼而來。其中之一舉着第一幕裏的鏡匣中，報紙肖像仍在。）

羣衆：我們自由了！日本鬼子殺盡了！

雷：你們看，這些孩子們多快樂！他們就是活到八十歲，還會紀念這個日子的。

羣衆一：（預備把鏡匣子摔在地上）這就是要咱們行禮的那傢伙。

羣衆二：先別摔，我們議議看，要怎麼處置這東西。

羣衆：燬了他，燒掉。我們再不向鬼子低頭了。

陳：不要弄壞了。這個東西應該保存起來，這是個挺好的紀念。

雷：對。我們以後子子孫孫都知道在異族壓迫之下是怎麼痛苦的。

羣衆之一：各位同志，我們現在快快活活，可是以後怎麼樣？

陳：事業已經開始了，可還沒有成功。

雷：是呀！我們更需要勇氣，更需要堅決的意志。大家要知道鬼子不會就這樣罷手

的，他一定要更加緊地向我們進攻。

陳：我們這兒的敵人已經肅清了，可是他們還要調大軍來攻打我們，現在要想法抵抗敵人的大軍。

羣衆：我們用血和肉抵抗到底。我們已經團結了，沒有暴力可以壓服我們。

（聽見遠處的歡呼聲：「歡迎丁圖！」「歡迎王家堡的勇士！」）

雷：他們來了，我們各處都已經勝利了。

（台上的人，都向左移動，企望著來的人。接着丁圖，丁圖的妻，胡二保及一隊羣衆上場。他們把丁圖擁在前面，但他並無歡喜的樣子，反而十分悲戚。丁圖的妻子簡直要哭了，這種情形隨即鎮住了大家的狂歡。）

陳：歡迎！歡迎！我們勝利的隊伍都到齊了。（對旁邊一個人）你去叫會濟世和史得彪回來，現在不用放哨了。（這個人下）

何：歡迎攻克王家堡的勇士。（丁圖不答，大家隨即看出來還少了一個人。）

雷：劉先生呢？（丁圖夫婦戚然）

胡：劉爹爹爲大家的事犧牲了！

衆：啊？

雷：哦！多麼不幸！在我們勝利的日子，會有這種悲痛！請告訴我們當時經過的情形。

丁圖：我們起先很順利。監獄官出來指揮，給我一槍打死了。誰知道這時候恰好關來了兩隊鬼子兵，有好幾挺手機關。我們那兒只有第五分隊一百來個人，實在抵抗不住。我的岳父，他老人家急了，從一張側門冒着機關槍的火力衝進去，馬上就放出了那裏面的二千多個囚犯。這樣一來，可把鬼子嚇跑了。可是他老人家領着犯人出來的時候，身上中了七粒子彈——

丁妻：（啜泣有聲）我的爸爸就這樣死了！

雷：（安慰她）你別傷心了。劉先生是爲民族自由解放死的。他的血是我們獻給民

族最寶貴的禮物，這種高貴的血會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身體裏復生起來的。這是一件光榮的事。

陳：（約東大家，使他們路路站成一個半圓形，他和雷澄丁圍在中間。這時候陳妻，萬邦杰，還有別的一些人也陸續出來了。）各位同志，各位父老兄弟，我們在一起事的第一天，雖然得到一些勝利，可是就損失了這麼一個重要的人物，真是不幸得很。我們求獨立自由的民族戰，今天才剛剛開始，敵人今後一定要加緊向我們反攻的。可是我們並不怕，我們有千千萬萬的老百姓，都抱着劉先生一樣的膽神，寧肯死到前線去，總有一天會把鬼子完全趕出我們的國土的。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不要忘記了劉先生的死去。

羣：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陳：現在請他的女婿丁圖向我們說幾句話。

丁圖：我心裏太難過了，說不出什麼話來。不過我岳父平常跟我說得很多，現在不

過轉述他的話罷了。他說日本鬼子之所以敢來欺負我們，就是因為我們平日太不團結了。中萬民族有四萬萬五千萬人，要是同心一德，誰能夠抵抗這種力量。我們現在起來雖然晚一點，但只要真正覺悟，是不怕得不到勝利的。民族的血仇，只有流血才能够洗得淨。現在我們既然開始打仗，就不管怎麼樣，要打到底，除非把鬼子殺盡，要不然就是我們都死光了，才能罷手的！

羣衆：不到民族完全獨立自由的那一天，我們永不罷手！

陳：現在請大家肅靜，向着爲了民族自由而殉難的烈士致敬！

（全台人物均肅立，低頭靜默，遠處有軍號激烈的聲音，幕後奏着悲壯的歌

曲。）

——幕徐下（完）

10 0231
1/10 11/17
2/16

民 族 戰

版 權 所 有

國 產 紙 售 三 角 五 分
新 聞 紙 售 五 角 五 分

編 者 向 培 良

發 行 者 唐 性 天

出 版 者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所 華 中 圖 書 公 司

重 慶 武 庫 街

分 發 行 所

漢 口 武 昌 成 都
宜 昌 長 沙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四 月 出 版

52
272-243

72243

國產紙定價三角五分
白報紙定價五角五分